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十五

啟狀十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賀河中府經略游龍圖

與虢州孫學士

上開封府蔣待制

賀新潭州張學士

賀新郢州韓待制

上事謝監司

與交代先狀

謝趙判監



移京東東路提刑謝豐侍郎

滄州到任謝韓丞相

賀河中府經略游龍圖

此者伏審肅拜恩綸崇遷帥聞經畫歸乎素業注倚  
出於上知成命甫行縉紳相慶恭惟某官學通聖奧  
識照事微抱忠義以有為善功名之自致暫將使指  
頓實兵儲坐馳智美於屋中生致羗首於闕下功高  
百戰聲屈四夷初進躡於書林旋入登於卿寺游心  
魏闈暫勤三節之趨厭直承明遽起一麾之請惟秦  
亭之與壤為邊邑之具瞻特賴名臣作鎮方面庶頗  
尚壯必寬西顧之憂靈武可平姓報東門之役行膺  
詔握入贊帝猷某方幸依仁繼聞易地尚期展晤少  
罄叙陳

與虢州孫學士

此者濫被宸恩誤叨憲領量材非稱負寵若驚幸緣  
聯之榮遂獲見賢之願恭惟某官天姿俊拔國器宏  
深早擢危科寢揚撫仕行義足以範模多士文章足  
以粉澤太平步履瀛州俊聲莫競翺翔蘭省賢望益  
高方虞侍於親闈屢懇求於藩服大邦作屏暫資善  
政之才四輔維人允屬元功之後徑趨召節入覲

旒某晚接英游並登策府奉一介之使將觀大國之  
風銜盃酒之歡良幸故人之過方圖奏記先屈飛緘  
感服之私誦陳莫究

上開封府蔣待制

言念少學屬文嘗起執鞭之暮晚從試吏濫陪入幕  
之遊稍親間燕之談良若喧囂之後遽緣補外遂失  
依仁鷓鷯一枝暫託蹤於美蔭鴻鵠千里徒絕睇於  
青雲仰惟剗決之餘休有吉祥之助恭以某官識周  
萬里學造大原以王佐而自期非聖言而不道躡聖  
科而特起軼後躅以先馳彈擊百僚皂鵬橫漢澄清  
屬部皎鏡懸秋優服使華增嚴帥領泉流六路半居  
天下之利源膽落諸羗獨出幄中之勝筭重以儒林  
舊德延閣清班未親日月之光屢從軍旅之政暫輟  
藩方之節制用釐天府之浩繁初落筆以無畝不闕  
旬而稱治大黜結舌情窮片言群偷屏心首戴一尹  
方久虛於近弼已密東於上知意在東朝願未伸其  
素業天將大任宜永庇於斯民某竦服誨言帳<sup>帳</sup>拘宮  
守地遙望履心劇戀軒浩蕩江湖何待飛鳧之集低  
徊鷺雀終懷賀履之歸敢乞勉為邦家精調寢饋下  
情無任傾頌激切之至



賀新潭州張學士

竦聞譽命光奉恩綸解印陝郊作藩楚服伏深慶慰  
恭惟某官學通今古識際天人遇事敢為直躬無愧  
風生芸閣皆名理之談鷄立霜臺有忠義之色耻遂  
容身之計勇為去國之行列郡澄清蕭然虛固九年  
饒富浩若流泉俯臨大國之封遽報暮年之政益隆  
宸眷更守名邦浮益清湘聊適江湖之興懷鈇紫禁  
行追翰墨之游某猥以塵蹤竊攀英躅石渠舊事嘆  
泛官之飄流銅虎優恩期望風以髣髴方謀命駕先  
辱飛騰竚申伏謁之勤少慰叙陳之願

賀新鄂州韓待制

伏審解延州之屬郡領楚甸之名邦地介江湖之交  
物多魚稻之美國小而易足民淳而不偷蓋將優養  
其賢能然後遠觀其德業見匠石之斲固深識于道  
微聽陽春之歌亦自諧於心賞恭惟某官以學修性  
藏器在身以更獻納之勞暫資屏翰之寄存心虛靜  
與物去來易地之恩漸磐茲始賜環之召指日可期  
某限守官常阻趨賓席仰祈保蕤別對寵靈下情無  
任傾依之至

上事謝監司

服鄉校之官已非其任據先生之席尤濫於名蓋師  
不可以少知器必先于自治苟為無本何所取材竊  
祿太優反躬知惧伏念某性資煩闇學識迂踈素乏  
兼人之能誤當聞道之責聖賢可仰何容握管以窺  
天豪秀滿前良愧奔蜂之化蠋而况俯仰一室沉酣  
六經無簿書紛迫之勞有朋友講習之樂退惟僥冒  
空自激昂散不考上下責實之時循終始脩己之愆  
講道勸義庶無曠于厥官論世讀書將必行其所志

與交代先狀

右某言念傳洛中之價久已服膺傾塵尾之談未遑  
引袂比緣補吏偶被誤恩輒當鄉校之官將承賢者  
之緒幸隨願喜獲與愧并恭惟某官國器粹溫天材  
超拔應休期而筮仕拔上等以飛榮論議高深下軻  
雄而不道文章古雅揖游夏以相馳方君子之育才  
俾諸儒之駕說橫徑師席流化藩州洋乎盈耳之絃  
滿矣及門之屨英豪輩出道德風移隱几絳帷已格  
泮宮之化懷鈇紫禁行追金馬之遊某猥以淺聞獲  
依成範奔蜂之祝化藿蠋以何能黃狗之皮補狐裘  
而終累行須体踐尚免曠尤瞻晤有期歡躍無已

謝趙判監



伏蒙判監朝請以某近舉再任特既長踐者賢不肖  
天下所共知進與退君子之高致所難揜者甚公之  
論毋苟失者可仕之時自古當然于子何有猥蒙歸  
惠俱益懷慙恭惟某官立心有常好道不倦澹泊榮  
味怡安仕途嘗矻矻以窮年恥沾沾而自喜放虛舟  
于不繫歛倦翼以知還殆至絕交中散不堪於世累  
未能力疾士安無損于天和寢食俱忘乎典籍之間  
筆硯幾滿乎門墻之下以傳為癖將老未休為玄解  
朝雖窮奚病妙得鍾王之骨直登李杜之壇錦囊不  
空槩几增重室中之王老之氣味席上盡陳玄之子  
孫但存青氈獨無愧耳能著幾屐其好如何驚然與世  
以無營雅以絕塵而自許每容比德輒慕薦賢寧取  
不度德之訛庶逃蒙顯戮之罪敢來國士之報姑致  
衆人之言自以短絆無汲引之功一快勞吹嘘之助  
巫者祝人以千歲固盡誠心楚人售璧以萬金更求  
真賞

移京東東路提刑謝豐侍郎

此者叨蒙中旨就易東畿猥緣聯事之榮竊有趨風  
之幸恭惟某官儒林重器禁掖名臣文章追三代之  
醇議論極六經之奧是非之智則確乎不拔進退之

義則綽然有餘大德不爭知江海之善下晚節益厲  
見松栢之後凋暫輟從班出司苗籩興王重地式賴  
於老成論道宗工必容於遠業其素蒙知遇方獲庇依

滄州到任謝韓丞相

城高池深壯矣萬夫之守地大物廣富哉千里之封  
惟偉人可以折衝非惠術不能媿俗先朝禦禦雅資  
武備之長累世承平優假使華之舊如某者斗筭小  
器章句腐儒自知斷斷以無他不善沾沾而自喜涉  
世每謀於揭厲謀身素拙於從違安以乘流自信河  
中之木疲於抱甕豈知井上之機才屢試而無聞志  
已衰而不警猥叨進拔稍獵等夷澤虞從大夫之招  
已乖去就小人乘君子之器自取顛危濶踈初出於  
智昏繆誤殆由于魄奪何獨有言之悔幾成不敬之  
誅屬大事之告終法雖可貸論有司之失職罪復何  
辭方且刻骨退思屏蹤待竄魯趙為禮莫知薄酒者  
為誰臧谷止羊何但讀書之無罪遽從寬典猶領名  
藩借朽木以可凋收弊帷於已弃此蓋伏過某官股  
肱王体柱石廟堂裴度之才上所自用武公之後人  
無不宜大器以天下為公至誠得仁者之樂無一夫之  
失所雖小善以不遺曲全孤生尤被厚賜雖江海之



量無待細流之歸而鷺雀之軀寧忘大廈之託誓殫  
夙夜少補毫分悔不可追願何功於犬馬老當益壯  
庶有得於桑榆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十五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十六

啟狀十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答王賢良

上執政求外任

回謝馬狀元

賀吳正言

賀轉鹽運轉官

賀李資深中丞

賀李邦直舍人

賀范龍圖移慶州

賀胡學士加職知桂府

上李邦直

荅王賢

與黃安中劉子先  
朱行中同作試官

應詔造庭奏篇入等一時遴選多士嘗觀竊以唐漢  
設科蓋以待非常之俊劉董論事亦足見有為之才國  
家累聖相丞得人甚盛半為當世之公相或出同門  
之父兄自非學洞天人識貫今古發憤吐懣不惧嬰  
鱗之危投溢扶哀深知詞瑟之變則何以禮隆反席  
望重縉紳抗足而脫塵埃矯首而登雲漢恭惟某官  
明燭萬里富兼九流不為章句之腐儒竊鄙簿書之  
俗吏以天下而自任為衆人之不能謹論激揚壓以  
萬鈞而弥壯多聞霧霈窮之一日以如流理物有藥  
石之良利民如布帛之煖通達國體疑素宦於朝動  
寤上心恨相見之晚較然明白略已施行碩論說之  
有源將陶鎔之在手某素惟寡學猥預持衡觀水於  
瀾詎躬渤澥按圖求駿偶識驂騑惠然投我以夜光  
何有報君之玉案載懷謙抑益用闕藏得之若驚常  
欲置之懷袖永以為好猶將示諸子孫感福之私誦  
言罔究

上報政求外任

時見任秘  
閣校理



挾無知而遊世動則多違犯不韙以望人因而寡與  
蓋勢踈者情隔能薄者力微信未感于言前志欲行  
平券外徑庭直往猶如寸梗之撞鍾咕囁自營僅若  
飛較<sup>效</sup>之過耳知難而乃分之宜其或心以爾違勢由  
私迨湏臾之渴未能穿九仞之泉跬步所休何暇種  
十年之木謂不才而無取宜廢于人見有力者必鳴  
或閔諸命伏念某蚤從鄉校入踐書林學未達先生  
之言名不掛通人之論耗精神于蹇淺困年力之顛  
侵是非不認于自知利害相摩于多故同堂筭冠嫁  
娶並舉者十人舊里田園黍稷不供者數歲加以伯  
兄長謝先壠未歸累然諸孤殆絕生意獨有少弟僻  
在海隅矻矻以窮年嘗耿耿而不寐嚴助懷故土之  
樂罷直承明陶潛求三徑之資願為彭澤而况手足  
寡急難之助閨門多凍餒之憂期一假于外官願何  
辭于俗更有政事之責可以赴功蒙祿廩之優足以  
收族恭惟某官大猷經世一德亮天利萬物以無私  
恥一夫之失所退惟頑陋夙被埏鎔冒歲月以淹回  
乏毛米之稱報因人並奏既同南郭之吹竽以病得  
調獨幸支離之受粟言斯甚迫理或可矜竊以廉者  
之無求樂聞君子之虛受願屠門之割大嚼何為寄

鷓鴣之棲一枝良足千黷鈞嚴無任

回謝馬狀元

奏藝明庭策名上第喧前驕于廣路觀者肩摩落餘  
藁于四方傳之紙貴望高時俊光動儒林乃太平養  
士之功亦諸生稽古之報某人天姿俊徹學術粹深  
辟之升堂七年並席金鷲唱籍一鳴驚人蓋志大者  
氣全故寔脩而名望落落高騫於日下錚錚獨黯于  
穀中御史直聲固遺風之日許平津相業不數歲而  
可期某夙仰英游阻聞緒論方欲効李邕之識面慕  
盧仝之卜交奉詔殿廬幸觀落筆洩裾公府復枉過  
門惠然投我以夜光何有報君之玉案

通

衢在望絕足方邁陽春白雪之音一時寡和金馬玉  
堂之步指日可期某猥預盛時喜聞榮捷雖仰洛中  
之價未盡塵尾之談

賀吳正言

右某伏審光膺宸綍更踐諫垣聞命之初望風而躍  
竊以蕙蘭擢秀久幽而不改其芳鳳凰來翔一出則  
大驚於世而况君子獨安其處衆人皆謂之賢揚于  
明庭宜在高位乃生靈之盛福寔上下之相驩嘗聞  
士必貴於有為志先行其所學一失是非之辨終迷



聲利場言欲出而畏憂氣益卑而沮喪發憤吐懣彼  
獨何人持祿養交寢成習俗惟大人之特立秉常德  
而不移于義也剛不可則止衆人紛驚懷著龜先見  
之明末路淹回挺松栢後凋之操屬明王之嗣服慙  
萬事以圖新敷求多聞丕式元老方虛心於占訓俄  
仄席於讜言毅然容貌之堂堂是謂王臣之蹇蹇風  
節可畏足以厭難于未形議論敢前足以致君於無  
過此寔德名之遜大為邦國之光施膏澤以下民稍  
安輿論贊大鈞而播物行茲我公某猥以微蹤夙叨  
優眷限拘官守阻造台庭下情無

賀吳轉運轉官

伏審祗承寵渥峻陟華資叙舜庭考績之優詔商典  
懋官之舊迭聞成命增激惟悰恭惟某官器宇靜深  
智猷通博遇事有不疑之決在公惟匪懈之憂百吏  
承風凜若神明之畏九年足食出于指頤之餘天子重  
稱其才朝廷無出其右果膺殊眷特拜茂恩殊簪紱  
之榮觀契明良之嘉會使軒留愛已夙慮于公歸廟  
鼎元勳將默符於帝賚即聞迅召入覲嚴宸某素託  
恩休阻趨威重

賀李資深中丞

光被渙恩峻陞中憲外刺百官之失內繩庶事之違  
大臣畏法而修天子歛容以遇方朝廷責成之際乃  
事功考實之時必得剛明肅艾之士以正其紀綱庶  
幾上下遠近之情不欺于視聽果聞輿論僉屬我公  
傳命之初有識相慶某官高標華國清德照人志包  
九萬之圖氣拔東南之秀始德稱于公相俄名暴于  
京師接武俊林飛綏禁掖高墻可仰士尤喜于先登  
大筆如神上亦嗟其晚見忽厭承明之直暫分瀕海  
之封馬周方重于太宗賈誼復來于宣室爰禪袞闡  
遽掌綸言坦明追二帝之書深厚過兩京之制紫垣  
洒墨湧妙思於泉流白簡敷姦勵孤風而鶚立禮法  
修而百度正議論一而庶心傾即正鈞衡大施德業  
不獨重風霜之任亦將隆柱石之功某夙荷眷存久  
稽叅侍搶榆之跡徒仰于搏霄賀履之心尚拘於鼓翼

賀李邦直舍人

寵膺帝制光贊綸言潤色聖人之辭道宣王者之志  
此多士文章之選為一時儒學之榮才之所難得者  
蓋寡翕聞嘉命歡動衆心某官思識靖深器能超拔  
文足以經天而緯地道足以致君而澤民望高華岳  
之五十氣吞雲夢之八九竭從魏國來對漢庭咳談



坐斥於淵雲器業遠躋於晁董飛名京邑竊卑稷下  
之游洒筆中堂共駭洛陽之少言不激于高軒理獨  
盡于忠嘉深簡上心首登清透崢嶸金馬之譽咫尺  
玉堂之遊暫領憲于東州復懷鉛于左史重資才藻  
兼代訓辭人爭嘆于湧泉吏每虞于脫腕西漢之制  
雖尚觀于遺風三代之文可復還于今日即聞大拜  
行奮遠圖某夙荷眷存久稽參待云

賀范龍圖移慶州

光膺嘉命更鎮雄藩受養利源適秉輶于東部統制  
方回遽握節于西州在君子之時并宜天下之同慶

况居屬郡良切懽悰願惟安化之河開寔據昆夷之  
衿背苟知其策則矢石不試一失其御則疆屢驚必  
資忠智之臣以副朝廷之眷某官家聲著代世德在  
民卓有高明之才夙懷康濟之志輟旋禁旋暫守帥  
垣人蒙奠枕之安國賴長城之固避子亭之坐可想  
遺風立棠棣之碑何慙往獨疇還閩寄入贊家司某  
限守州符阻趨鈞屏下情無任

賀胡學士加職知桂府

竊以海中三峯地稱仙境嶠南五筦天限炎荒一則  
提封屏翰之邦一則取象圖書之府惟時嘉命屬我

名臣恭惟知府安撫龍圖問學淵微器能通博奉咨  
詢之煩使美譽處于先朝入綴星郎暫游蘭省後來  
居上安暇競時獨秀必擢翻成運物寧遇風而知退  
恥耀金以自言疾驅太行周覽二挾邊民待哺喜車  
馭之復來野老饋漿驚節麾之幾盡果膺優詔擢預  
清班能世其家清羶故在不难為第棠棣相承頌東  
眷之方隆將陶鎔之在即折冲衝萬里雖賴得人雅意  
本期未容去國行聞美拜寔慰僉言某素以孱愚重叨  
獎遇為屬部之吏嘗備下陳同舉酒之歡復陪廣座  
猥煩謙德先辱長緘得之若驚嘗欲置之懷袖永以  
為好將猶示諸子孫感荷之深誦言奚既

上李邦直

一違鈞坐再閱歲華久櫻俗吏之簿書幾廢小夫之  
竿牘盈尺之紙安能自寫其肺腸萬頃之陂固亦不  
遺于汗潦憂皇所載展轉益危與其自棄而不言孰  
若以誠而歸罪某官生民先覺盛世元臣吐辭為經  
鄙荀楊之未粹以道致主非堯舜而不陳經綸以四  
海為心進退有古人之節前功未就毅然待旦而行  
庶政已成率而乞身而去鬻資舊德作鎮別都時驅  
大府之旌牙坐嘯昔遊之泉石腹心之託曾未間於



須臾天日之光常不違于咫尺精神相感寤寐不忘  
宜一德之有求乘三陽而並進為天下計必資良佐  
之才以我公歸永作生民之福某素慙裴陋由被陶成  
每殫十駕之勤愧乏一毫之補輒酬馔水雖切幸于  
餘波胡馬嘶風終不忘于故國限拘官守阻造賓庭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十六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十七

啟狀十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謝徐州范教授

回兗州知府

賀轉運使

上南京豐侍郎

永興提刑謝到任

賀交代改官

謝漕使

移京東西路提刑謝丞相

同前謝曾樞密

謝交代上官正言

謝徐州范教授

分職儒林下車鄉校高名夙著多士相歡自昔人昧  
五常之原世無三代之學大道殫殘于秦法衆言散  
亂于漢儒以公羊為賣餅家蓋訛淺俚謂太玄可覆  
醬瓿尤病支離國家崇飾儒師發明道德排異端之  
戕賊歸妙理之淵源必先因性而治身然後事君而  
成物故于教養益重迤掄某官德性靜深天材秀擢  
非先王之言不道以天人之學自修將趨步于紫垣  
暫棲遲于泮水金口木舌一坐盡傾白日青天衆人  
皆仰鳴絃盈耳投屣滿門從善若登並席機四科之  
列聞風而作擔簦多千里之行禮義相磨英豪輩出  
將見東徐雅俗共陶闕里之餘風正觀名卿半出汾  
陽之高第行須嚴台別踐要津慕服素深瞻承良幸

回兗州知府

比貢柔緘幸塵清覽禮無不答書匪盡言上君子之  
堂未遑引袂拜使者之賜疊幸置懷竊惟鎮撫之餘  
茂有福祥之助恭惟某官聲猷華國器業在民早膺  
出使之華尚屈偃藩之寄報政之速固無待於暮年



聞命而趨將入陞于禁從佇期瞻謁少罄叙陳

賀轉運使

光被恩綸出司漕計仁賢所至民吏相驩某官器識  
宏深風猷高遠益隆時望夙東聖知持節外臺屢更煩  
使握蘭華省寢躡要資惟東州之輿區為諸道之劇  
部非通材不足濟國用非遠略不足究利源時惟僉  
言尤屬賢業九年足用坐追滋殖之風四輔維人行  
被吁謨之眷某幸緣聯事遂獲依仁尚阻叅承但勤  
嚮仰

上南京豐侍郎

寵被恩綸榮司留鑰仁賢所至民吏相驩恭惟某官  
國器宏深天姿純政言動皆君子之法出處有古人  
之風早升要塗益聲清望道學有本得之自然政事  
不煩聞者皆化惟別都之重鎮須近侍之名臣克壯  
藩垣式宣惠澤報政之速固無俟于期年為國之光  
將入升于近弼某素承知遇竊獲庇庥願望履之有  
期寔瞻風而自幸

永興提刑謝到任

某蒙恩授前件某官已于正月十二日到任者委轡  
下車勤吏民之趨走據按涉筆擁文墨之紛紜將何補

于事功徒有慙于面目伏念某迂踈末學鄙野孤生  
賦材不長聞道最晚棲遲日月僅成九轉之功蹭蹬風  
塵未蒙一顧之價再預充庭之貢謾為入洛之遊敢  
意斐文偶塵精鑒初乏青錢之作宜置下陳誤絳黃  
絹之評遽超數等叨從祿仕擢備儒官詎能握管以  
窺天良愧奔蜂之化蠅屬大明之繼昭延舊德以亮  
功博收人才盛集冊府開閣之始豈乏異能備員者  
誰乃出下容人共榮入于穀時皆謂之登瀛正始諸  
賢濫陪武步石渠祕籍頓發見聞惟知反己以自求  
敢覲因人而幸進謂有昭昭之功者必有冥冥之志  
無赫赫之勢者亦無凜凜之寒欲寡過而未能恐修  
名之不立以愚自信曷嘗稱博而毀丹與世何尤不  
暇去嬰而歸蚡安有本同而末異奚傷先病而後瘳  
處冲李益之間僅知所立甘陵南北之部適幸兩忘  
能不能各自其人得不得必尸諸命洋然迎餌詎為  
方氏之魚兀若畏人反類羊公之鶴嘆源泉之有本  
驚蒲柳之先衰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遇  
幾不辨其偏旁但縻廩粟以偷安何罪書魚之成蠹  
久玷外庭之列聊從別乘之行迨及更書復還舊直  
竟無他異莫追終賈之才名必有可觀竊預趙張之



政事舍丹訟之點勘視鞭朴之喧囂精神僅及于目前智慮或遺于意表蠅紛訴牒驅即復來鴈集吏行守之不置問閔畏罪龜勉赴功入水必濡每憂揭勵風知退冀免摧頽雖殫十駕之勞蔑有寸毫之補間以私門艱窘多事侵陵祿未逮于孤窮歲已驚于遲暮田無附郭久負陶潛之歸盜不過門素多張禹之愛屢申愚懇願守方州猥霑造物之私特假詳刑之任占河閔之勝道連雍陝之雄小民尚氣而喜爭巨滑瀕山而為盜素稱劇部尤藉長才自非水鏡無疵權衡不撓則何以吏知守法人不稱冤願煩閣之無堪適選掄之誤及此蓋某官元功播物一德亮天見遠業于有為期太平之可致論事必同于善使人樂盡其才引偃倭以升高徒煩假手削輪困而成器幾誤揮斤敢不慎守官箴勉思民事不近名而邀福無倚法以作威概以中平得之安靜少圖裨報上副陶成美蔭方休曾未虞于巨臂不才自養終願託于長年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交代改官

對揚褒命進陟新階名德所推縉紳相慶恭惟某官降才踈敏体道靜深議論見聖人之心行義為天下

之則橫經芹水之館士成有材賜見雲龍之庭上嗟  
晚過遽遷美秩寔慰公評竚聞天語之容庸行踐禁  
垣之清近

謝漕使

誤被綸言再叨憲領方馳驅而及境寔嚮往以為勞  
竊幸拙踈迺承麻庇伏惟某官天姿超拔國器宏深  
爰遇興王亟踐高華之選薦逢盛旦尚紆將漕之權  
敢謂官常獲聯事任企聲光之維舊拜門館之匪遙  
陪萬忻愉敷陳曷究

移京東西路憲謝丞相

陝西總刑任使每懷于罪黜畿東易部庇存曲荷于  
陶延事簡責輕恩隆感厚此蓋伏遇某官道大而備  
器博以深用中正秉國之均專精神熙帝之載朝底  
于治必納以忠燮理陰陽三階平而萬物遂整齊法  
度五教敷而七政調宰正庶察儀形四海總六官而  
建六典以致大和一德而協一心坐凝庶績洪鈞蓮  
物大治扇金蓋皆播于至公豈必躍而自化頌才甚下  
並用無遺重念某早辱知憐久叨委寄惟是寵光之  
異尤深戴仰之歸初以疾聞規求符竹亟蒙恩徒密  
迎鄉閭豈惟登車攬轡之榮寔有過家上冢之幸囊



索鮮椎剝之習，桁揚無請，寄之姦人，謂便安心。知尸素尚，悞不移之愚懦，難勝甚渥之眷私。雖竭薄才，竟虞無補。終期便郡，更冒大恩。庶幾驅策于蹇，駕不負範。鎔于甄鑄。

同前謝曾樞密上下同

盛德茂稟傑才，間生以克。舜而治君，並夔龍而濟世。上窺姚姒，早推掌制之工。載戢干戈，果著執樞之畫。居然社稷之衛，時為文武之全。基立太平，規王體而斷國。論戰勝無事，運智略而明廟。謀廣土闢而七政調，泰階平而萬物遂。制四夷而請命，同一德而協心。端率百寮，坐歆庶績。下同。

謝交代上官正言

登車陝右，已叨煩使之榮。易部畿東，獨竊總刑之寄。內愧精神之消耗，難勝責任於澄清。矧英軌之在前，仰絕塵而莫繼。已積平生之欣慕，更增情契于傳承。雖瞻覲之後期，有規模之可想。伏惟某官富深淵之道學，播忠厚之德名。高文早擅于巍科，大節久崇于要任。屢光華于言路，惟密簡于主知。識遠器宏，寔儒林之祭酒。智博用大，為朝廷之直臣。進退裕如，中正不撓。上心所屬，嘉謨渴見於膝前。使節外持，公論久

期于環台佇膺異擢用快輿情繼展慶亟更陳素悃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十七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十八

啟狀十二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謝運使學士

荅留臺沈大夫

回致仕畢大夫

賀濟州太守礼上

濟倅問候

沂宿太守問候

沂宿通判問候

提刑問



賀荆王

賀淮陽知軍到任

謝曹州呂孝廉

謝黃尚書

謝運使學士

瀝懇乞魔方自規于假守被恩易地猶外總于詳刑  
濫同原濕之馳喜有瞻言之便退循孱緩寔幸庇依  
伏惟某官道學知天德名輔世文章足以華國事業  
見于濟時被熙寧睿聖之知叅金華勸講之任發揮  
奧義允協上心伯仲談經偉矣一時之美君臣合契

煥乎千載之逢蚤預登瀛久宜視草淵衷密簡舊德  
是圖眷惟京左之將輸寔首國中之轉餉借籌良畫  
澄清暫委于宣風告后嘉猷雅健方思于掌制佇期  
迅召亟展慶欣禱併深叙陳奚罄

荅留臺沈大夫

瀝懇乞魔方自規于假守被恩易地猶外總於詳刑  
視事云初賜函先及伏以某官雅推令矩久著能名  
請留鑰之臺綱暫資宿望披中宸之芝檢行踐譬塗  
覲德未皇致郵不敏良有後時之媿益深內詔之私  
感作既并叙言固既

回致仕畢大夫

謬膺煩使方愧于澄清夙仰高風雅懷于瞻觀遺蹟  
未皇于郵置既音先辱于滕函伏惟某官藹著令名  
久躋臚仕逡巡易退之節士夫共仰于懸車優游佚  
老之榮談笑未承于揮塵即圖披晤深祝保綏感系  
之誠叙陳奚既

賀濟州太守礼上

顯膺綸命榮領藩符涓擇剛辰奉宣王詔伏惟慶慰  
恭以某官挺才出類秉德兼仁朝廷允協於僉謀郡  
國寔資于共理息威方著聞望益隆緬惟布政之優  
綽有怡神之裕鷄犬堪境庶可仰于仁風桑梓在郊  
均有蒙于德庇傾依第切瞻對未緣伏望上為邦家  
精調寢饋

濟倅問候

結好鄰邦幸及餘波之潤被官半刺阻陪揮塵之談  
月吉薦更郵音稍闕遯惟副貳之暇動協神明之休  
某官德宇淳深聲猷聳邁游小久當于煩劇宅心自  
處於高明某濫以散才謬當別乘御閭已熟于風化  
治境又託于庇庥仰德寔勞馳心孔疚方應鍾之在  
候宜吉履之順時伏願上為廟朝精調寢饋



沂宿太守問候

行郵濶畧曠馳歎啟之音大府重沒徒仰浚明之德  
茂惟鎮俗之暇克擁自天之休某官學際望真才高  
名世良二千石果膺治至之求課第一人行見褒書  
之下某濫叨貳政獲庇鄰封碩韉鎖之坐拘莫親高  
範雖馬牛之不及尚借餘光恭對未緣傾依至切願  
保寢興之美益介福綏之休

沂宿通判問候

督府閔決愧非半刺之良擊柝相聞殊慶此賢之吉徒有  
德公之原尚踈奏記之勤遊惟燕間休有叨相恭以  
某官器能通博風度醇深薦更寄委之繁夙振清修  
之美豈茲別乘可屈遠圖佇顯効之寢彰副公朝之  
明陟叶光御政和叔司方伏覲上為邦家清調寢餼

提刑問候

講聞高譽雖懷仰德之勤奔走宦遊未獲依風之便  
比叨屬部猥託巨庥將觀使節之華遂如昔日之願  
某官器周物表識洞幾先早膺中宸之眷求特委東  
州之廉按奉行拜憲方曲盡于恕心進對楓庭將入  
恭于近輔即期迎拜倍切懽愉

賀荆王

裂地全荆撫有大邦之衆建旄東道載兼兩鎮之雄  
茂推同姓之恩永賴維藩之固凡叨臨庇舉積惟愉  
某限守州符阻趨官邸

賀淮陽知軍到任

官服奔馳帳趨風之久阻封圻連絡幸擊柝之相聞  
方染翰以馳誠忽飛騰之來既載懷謙抑但極感銘  
某官才賦䟽明器函夷粹雅有臨人之望夙推治劇  
之能剖竹方州暫煩于共理握蘭華省行躡于近班  
尚阻披承益祈珍衛

謝漕州呂孝廉

得士則重方盛世之有為舉爾所知蓋古人之公義  
猥叨廉按敢後薦揚僭易為慙賤踈何補某官才猷  
兼備風績素高久揚歷于事功慙淹回于藩守昔年  
共事已凌厲于青雲比歲得遷尚蒼茫于白首幸緣  
衆譽輒罄裴言固非量力之所宜特恐蔽賢而蒙罪  
豈期謙眷特屈誨存感服之私誦言罔究

謝黃尚書

誤被宸恩就更憲領猥緣獎遇獲預光華方俟命以  
造朝阻登門而伏謁敢期謙屈曲示拊存聽君子之  
言未遑欵袂拜使者之賜竊幸置懷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十八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十九

賀冬正啟狀十四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賀游龍圖冬

賀兩府冬

賀提舉冬

賀隣郡守倅冬

回外邑宰冬

賀監司正

賀運司正

賀曾端明正

賀孫學士正

賀隣郡冬

賀李邦直冬

回謝州通判冬

賀安撫冬

賀兩府冬

賀游龍圖冬

舜璣觀象迎長至于箕躔卯律吹灰肇太和于天統  
陰窮于剝陽復而升正君子之大亨與廟堂之均泰  
恭惟某官才猷映世聞望高時抱忠義于邦家勒功  
名于典冊比分閭柄鉅騰威略之聲旋偃便藩益著  
循良之政式遵令序宜茂繁禧即趨近密之班以輔  
太平之業某方祗行役將遂忝承忻頌交深敷宣罔既  
賀兩府正

三陽大亨一歲更始此天地泰通之際乃精神會聚  
之時宜有吉祥來薦君子某官翊亮三世儀刑百工  
適當龍躍之初屹有棟隆之任天其或者將俯屬于  
治平神寔聽之方共扶于業履况三朝之在序惟百  
祿之是膺乂我丞民繫股肱之永賴錫公純嘏與邦  
社以同休



賀提舉冬

肇復一陽潛萌萬物應書雲之觀望增化日之舒長  
仰屬使華倍祈天祉某官才資高遠德性溫恭結明  
主之深知聯外臺之要職訓齊法守開闢利權聳人  
望之愈崇宜神休之有相三微正始方協慶于令辰  
百福應期佇進膺于嘉命某限拘官守阻造賓階無  
任傾依祝頌之至

賀鄰郡守倅冬

玉管召陽土圭測日推物萌之載始嘉道長之方來  
君子對時神明協慶某官靖恭秉德直亮端懷早膺

中宸之眷求雅為多士之師表暨資賢望出佐方州  
宜民之謠既喧聞於載躋自天之報方順履于迎長  
圻奉褒恩入躋近輔

回外邑宰冬

陽生律本日起牛初吉履對時宜有踐長之慶謙光  
相與乃承流問之勤載味言芳唯深感臆

賀監司正

時月易而書年天地交而為泰宜大人之應會與庶  
物以咸新某官德美在躬聲華高世器識蘊兼人之  
富事功為諸路之優方迎道長之期宜享彙征之福

行頌褒詔入踐近班  
天地既交在時為泰君子寢長與物偕通某官綽著  
吏能推為國器順履吉亨之會茂迎福祿之來佇被  
陞徑居華要莫遑稱壽但極馳誠祝頌之深喻言奚既

賀曾端明正

運回一氣卦畫三陽方天地之泰通契君臣之感會  
某官著龜先覺柱石元勳早贊畧于西樞暫偃藩于  
東面道乘時長福以類來紓膺袞黼之褒即正鈞衡  
之位某限居官守阻造賓闕

賀孫學士正

葦挑在戶稂磔以餞餘寒椒栢稱觴燔烈以興嗣歲  
在時為泰與物咸新某官道為儒宗望出民表暫假蕃  
宣之尊尚澄廊廟之才方迎道長之期宜享彙征之  
福玆參大用俯慰其瞻

賀鄰郡冬

微陽肇復庶物更新盪袞不祥逐郡陰而盡竄導迎  
多祐乘一氣以俱亨宜有神休來相賢業恭惟某官  
儒紳元老禁苑名臣久著望于朝端暫偃藩于方面  
利有攸往道已應於朋來罄無宜不福將迎于類至



時承節召入輔帝猷某限守州符阻趨賓次  
賀李邦直正

一歲始而為正三陽交而成泰乃天地資生之會寔  
君臣受福之時某官德業亮天誠明周物夙富經綸  
之學屹為柱石之材望重兩朝進退必歸乎禮義道  
高萬世始終不累於功名神明所扶福祿來附方懇  
辭于机政暫出鎮于留都圖任舊人將再調于元化  
永錫難老庶大庇于斯民限守官箴阻趨均屏

回諸州通判冬

書雲應候測景殘長方陽德之時升宜君子之道長  
某官性姿宏厚器識䟽明暫闕決於名藩將徑躋于  
華貫俯迎令節倍格繁休方脩拜慶之儀遽辱飛緘  
之賜但勤誦頌尤極感銘

賀安撫冬

一陽資始萬物更新發施天地之和敷錫君臣之福  
恭惟某官生民先覺命世上才總制節于東州坐消  
姦慝宣詔條于屬吏盡格循良坐迎日至之長茂擁  
百祥之助七百來復宜君子之階升一節以趨將龍  
光之兼被某限拘符阻造賓墀

賀兩府冬

律應黃鍾斗建子位為天地資生之始乃君臣受福之時恭惟某官柱石元勳著龜舊德處朝廷以正直安天下以惠和偉然事業之光華休有神明之協相茂迎令序倍格龐禧大賚善人方允升于高位永錫難老將久庇於生民某限守州符阻趨鈞屏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十九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啟狀八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謝及第

謝舉幕職

謝舉太學博士

謝館職

代庭王弟謝呂大資舉縣令

代謝薦

又代謝薦

代謝改官



謝及第

興能而出治雖先王本俗以教民有德者必言故近  
世攷文而取士發于里選簡在帝庭暮辭褐博之卑  
朝飾青緇之貴聖人由是而致立君子資之而道行  
豈宜承學之鎖材冒廁諸儒之上列恩深渙汗愧若  
負芒嘗聞欲治之君以得士為難非常之材必待時  
而奮合謀以計其事兩作以離其明惇德允元二帝  
襲衣裳之化尚賢絀惡三王同道德之歸九官脩而  
百工釐八政齊而五士舉作人以東序西序辨志于  
小成大成論然後官無假人之名器教之不率有移  
化之郊鄉後世失教育之方學者喪艾淑之寔天地  
之全既缺性命之理益微操守不經繡已加于鞶悅  
童昏益亂巧尚弊於雕虫于皇我朝奮越治古方大  
明嗣服之始寔百度作新之時發揚聖綸蕩斥末學  
神奇出而臭腐化糟粕弃而醇精流養成材于浸潤  
之微成德性于高明之至近觀之則言行斯富大用  
之則禮樂可興自昔所難于今為易鳶飛魚躍莫知  
鼓舞之神雲翔風從格光華之會如某者器唯物  
小性匪近中論世讀書嘗慕古人之遠遊心竄句尚  
迷俗學之迂加之禍患侵陵事為乖忤三人行而二

人惑欲徃何之一日暴而十日寒所存能幾以謂否  
必有喜窮當益堅幸留涸轍之軀復鼓敗軍之勇類  
陪歲貢再踐春闈偶中藝于下陳旋奔哀于故里生  
無以養逝者何追祿不逮親仕斯可已度餘年之殘  
槁憫衰系之飄零勉奉寬恩竭來上國平日寡彈冠  
之援高門無曳屣之遊術本甚踈誰恤不龜之藥義  
難自達耻為躍冶之金接武掖門觀光黼坐觸神遊  
於感忽奉清問于雍容心目雖明氣辭幾困少年而  
動文帝固慙賈誼之才徒步以見太宗竊感馬周之  
遇各使發言而觀志僅能引古以議今盈溝之西易  
窮暴日之暄奚補既乏甚高之論但虞無赦之誅舜  
用五臣蓋盡至精之逸羿虧一矢遂無必中之功尚  
優片善之求過預六人之列量材匪稱戴寵若驚此  
蓋伏遇某官大雅存心至誠格物知識足以發天人  
之蘊聞譽足以為邦家之光才富而若虛登高而善  
下憫不能而如已無求備以與人過致繆庸輒承甄  
採敢不行其所學不忘蚤夜之思慎乃終身少荅生  
成之賜過此以往來知所裁

謝舉幕職

此者特預薦章俾升幕佐名非實副感與愧并嘗聞



人雖病于難知士亦羞于詭遇謂能脩其身則天且不廢苟自信以道則世誰可輕如玉韞匱以何沽况珠在淵而心媚所期非速為趨每高或片言而推其器識之優或一見而許以公候之貴蓋去就之有守在賢否以甚明故時無滯才朝盡公舉惜乎風流既息古義寢衰弊是非之寔以愛憎櫻榮辱之情於得喪霄壤扶持之逮哇足三公塵埃排擯之餘蒼顏斗粟至使名身兩役物我更持水炭裝懷夜忘卧夢風波駭目日起志憂甚者巧希合于情先閉險深於迹外邯鄲善步壽陵爭襲其趨螳螂據蟬黃雀已窺其

後笑窮通之有序矜富貴于易煤千里生期一跌隨廢如某者生而寡見長則數竒趨時雖願于激揚學道每傷于遲後四百年之傳序世出聞人三千秩之故書家無別橐引矚簪裾之列來游翰墨之場見舟即操往焉無惧取蜩猶掇頤者皆驚兩綴賢書再丁家禍餘生之殘槁擢一第于淹回尚於垂翅之窮猶有搶榆之決然而上京雄觀羣俊並驅談落落以相高意僂而欲舉自惟推賤分取弃沉何期舊學之拙迂忽誤近臣之論薦職之卿校編以儒林脫馱朴之喧囂屏簿書之倥偬弦歌終日酣味六經少釋為

貧之憂終懷浮食之愧加以服大人之餘誨感宋路  
之多虞益知勢利之易汙未見紛華之火樂不肖碌  
碌與時太踈何為區區顧影自笑每欲玩林泉而佚  
老擷杞菊以茹飢放浪形骸優游歲月向子平之家  
事猶累素心陶靖節之吾廬但馳去夢遲々斯久忽  
忽未遑愈深必退之思無渡儻來之望敢希孤官輒  
動上官憫其矩步之勞挈以循階而進此蓋伏遇集  
官至仁兼愛大雅不遺以長取人由恕及物傳鳴鶴  
之羽翻文斷木以青黃必使接天衢之遊庶幾成宗  
廟之器量能非稱荷賜過優敢不厲終身歸潔之心  
所芝砂並用初何與於承零鼎俎既盈猶不遺於鷄  
胸賜出仁人之愛感深國士之知箴之中心誓以沒  
齒假鈞弓于羿乎固無百中之期譽駕馬以龍媒已  
增十倍之價敢不明去就之有守要終始之不偷庶  
幾激昂少荅知遇

謝館職

落筆玉堂之上僅綴千言振纓冊府之遊濫陪羣後  
論說無本文辭不工序當今可舉之政事則未究大  
情考先王已行之法度則不閑古訓訖無可錄退有  
後憂豈意江湖納汙川流一貫龍蛇蟄啟蟻步同伸



雖幾去而復收終以榮而為懼惟天祿石渠之故事  
乃皇墳帝籍之所藏或出于秦人煨燼之餘稍見于  
沒塚斷殘之後書尤難於盡信史已甚于開文寢潤  
諸子之異同頗識古人之章句詳延沉雅分命訂讐  
煥爛遺文上古東壁凌馮危觀古謂蓬山坐尤追于  
帝居人或夸于仙去多士願聞其推轂名臣輩出於  
此途由漢則子雲劉向以經術備員在唐則九齡房  
瑄以辭章入侍故博洽名家之士萃聚乎東西兩京  
太平儒術之功浸淫乎數百餘歲得人甚盛曠古所  
無國家累聖紹休生民底乂囹圄空而俎豆布干戈

慕古人特立之義老將至耳未甘四十而無聞學恐  
失之尤愧寸陰可惜誓堅素守上荅明知

謝舉太學博士

伏蒙保舉克太學博士者天子辟廡之地盡集時髦  
儒林師保之官屢先宸選顧惟淺陋可復堪任如某  
者嗜學太迂賦能俱短奮壯年之精銳擢一第于淹  
回尚隣黑髮之未凋自許青雲之可致以牛捕鼠鈍  
不遑時綠木求魚勞非得計碌々衆人之後遲々行  
路之間璞玉既非徒使盧胡而笑國能未就殆將匍  
匐而歸重以笄冠相仍松楸未卜瘠土寡棗盛之奉

弊廬多風雨之憂弟兄役々于賤官饘粥皇々而卒  
歲低回薄祿僂俛寸心詎能忘流俗之情何足語丈  
夫之志聽南枝之啼鳥潛感星霜覽北山之遺文空  
慙雲壑嘗從大府猥在泮宮人皆謂之投閑已獨知  
其非據褒衣布坐每聞弦誦之鏗鏘黃卷滿前為異  
簿書之倥偬養口有便々之飽動人無赫赫之功但  
容一日之可居奚論十年之不調而况上官旁照雅  
意過優羅觴豆以相娛裂牋滕而更唱有如此者不  
亦樂乎敢期翦拂之私更備薦論之列此蓋伏遇某  
官至誠無間大德有容與庶物以為眷耻一夫之失  
藏而鍾律修百度可觀皆博士儒生之論四方求猷  
多山崑屋壁之書永惟英皇對越治古謂取七必先  
于素養詔大臣各舉其所知一新東觀之討論樂得  
英材而任使遺風不講幾數十世之相望引類並興  
以二十人而聞上一時名德之盛落々相高于今侍  
從之華班々可數規模良遠典故具存天祚真人日  
熙庶政躋世于安寧之域作人以忠厚之風正臣進  
而群枉之道消德意孚而不肖之心化股肱一体既  
丕式于老成諒直多聞將旁求于新進丁寧細札祖  
述舊章使棲遲涵泳于圖書翰墨之林以滋長成就



其高大光明之器蓋榱桷杞梓湏千尺之幹珪璋琮  
璧非累日而工必與之以追琢其章亦漸之以雨露  
之潤然後薦丘壇以交神明之既壯宮室而除風雨  
之憂豈徒然哉所用如此若某者生而非敏壯也無  
聞學淺鮮而不根氣萎蕤而易凋英華無幾局韻大  
拘既未能赫以動人固不善盱而狗物以牛捕鼠  
鼠鈍不適時緣木求魚勞非得計碌而衆人之後遲  
遲行路之間幸泛庠序之外官不廢絃歌之舊習家  
有一鍾之石篋無三上之書乘鴈雙鳧既不閑于多  
少大鵬斥鷃亦各適于逍遙何期近弼之誤知過以

不才而應詔傍徨棒檄踈踏振衣為逢極治之朝庶  
達敢言之志而舊文卑弱空驚賈誼之過秦素譽寂  
寥良愧陸機之人洛家幾索米門寡曳裾待漏赴期  
懷鉛就席感嘆紵袍之故態顧瞻金馬之盛遊下筆  
不休乏傳毅屬交之恩令人忘倦非周之論事之才  
雖鈎孿綴拾以成編終底滯迂踈而可笑畫地作餅  
何以療飢曝日猷君未為知術尚蒙採擷不即弃捐  
驅蹢躅于遼東竟無它異望騰驤于冀北猶踵後陳  
是何異綴魚目于夜光補狐裘以羔袖既乖准度有  
誤題許此蓋伏遇某官道德在躬聞望超世契光華

之盛但見事業于有為文章博洽而不以窮人器質  
渾厚而樂于成物致茲未品亦預同升所願讀書陽  
城猶喜于從吏未能成賦左思亦幸於為郎而况大  
君深切之訓詞近侍雍容之知遇寔英俊並遊之會  
方朝廷有道之時戴白之老畢世而再逢窮巷之士  
動心而竊嗟美意不輕於樂育終身敢薄于自期固  
當凜雪滯昏鏗磨頑魯黽孺生之志激昂君子之  
風不獨丹鉛點勘之為工必使事業語言之可用老  
將至矣寧自廢于聖時行或使之冀少伸其素寧

代建玉弟謝呂大資舉縣令

量材非稱撫已增慙嘗聞人寔難知士非易遇言非  
可聽仲尼猶失于宰予君遂不來孟子卒排于臧氏  
盖乍賢乍佞如山川之莫測一用一舍譬霄壤之相  
遼故聖人窮理以盡觀物之明志士感知而輕殺身  
之報不敢忽者是非之智所尤難者上下之交而况  
自五十而知命則始可與言去就之方非三月不違  
仁則未足以見始終之操富貴紛華之外慕窮愁怨  
忿之內攻持以兩端顧中流而俯仰半于九十厭末  
路以低回將必保其窮年詎輕綸于精鑒至若塵埃  
蹇步蓬蒿孤生懷美玉以待時望青雲而引睇平日



寡遊談之助滿朝無曳履之容絕絃未卜于知音投  
筆忽逢于按劍澤邊散髮誰謂興嗟轅下長歌幾成  
感泣故自昔重功名之際謂逢非旦暮之期惜乎古  
義既凋餘風益薄一諾稍輕于許可衆人爭効于馳  
趨詭譎不情囂浮易喪見利忘義遽操射羿之弓枉  
道事人翻作吠堯之犬或前恭而後肆或昨是而今  
非能聲暴著而毀議已喧章墨未乾而按檄隨至末  
流及此來者謂何共觀覆轍之危益起吹蓬之戒自  
非行義夙著志音日脩磨不磷而涅不緇窮益堅而  
老益壯則何以仰干品藻過被獎提有如此人未覩  
數輩若某者器惟拘小才不逮中早霑世祿之微勉  
殘儒衣之素薄書尤沉徒汨于賤官饘粥未克每  
皇之于卒歲彈鴛短甘在捐驅拘小邑之僻迂念孤  
蹤之眇未潭々府宇屢偃倮以趨庭兩々台驢悵熒  
煌之在目既接以德容之盛又飲以言教之和終夜  
以思未識自修之漸三年一眄敢希與進之優久俟  
譴訶輒叅論薦感恩幾涕拜寵若驚此蓋伏遇某官  
道德在躬功業超世以勞謙而下物由內恕以與人  
大治既鈞不遺于頑鑛春陽一育無間于寒根敢不  
勤畏簡書日嚴恭履慕古人特立之義勵終身歸潔

之心少副所聞仰酬大賜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謝薦

蓋聞先王之時公卿大夫相與進賢拔善者既不敢蔽其所知閭巷賤士所以致身託名者亦不敢易其所守薦人於朝與衆共之非挾于私恩也彼以道焉見知于上由已得之非矜其幸進也吾有義爾故賢與不肖自乎人而朝不沽薦士之名得之不得尸諸命而下不爭施我之惠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逮乎古風周薄流俗競奔操權挾貴之家無恤于徇公貪得銳進之士不差乎詭遇同乎已則終日而再遷不同乎已則窮年而不問見其利則一揖而進未見其利則三已而復來所取或非其人所得不由諸道意相與者必曰每聞某某氏之子勢可籍者必曰願出于我公之門由富貴之便然宜情狀之乃爾其或義不遺于公舉禮無失于自媒在昔所難于今能幾如某者受性煩闇與時迂踈素無王公之遊粗知義命之分僂俛寸祿低徊末塗固知其才不道人所幸者而寡禍但甘屏黜敢冀薦論伏惟某官內推恕心外示寬德樂至公而與進操古義以自期不緣左右之言借以吹噓之力憫其孤弱俾遂遷升非獨小子



之愚可當竊為東州之士相賀昔羊祜之舉不容私  
謝孔光之薦嘗恐人知願惟鄙心未敢忘報寸陰可  
惜誓不墮于素脩駕力未殫庶益勤于來効

又代謝薦

伏蒙某官保舉某充職任使者送命指呼慙非強  
給上章論薦過荷陶成維大人推博愛之心而不肖  
有過情之惧省循非称感激無窮竊聞知人之明白  
古其禦驩兜之凶有容于堯舜之世宰我之辨或取  
于仲尼之門在聖智以為難豈尋常之可忽故先王  
之法必試其所譽使百官之屬各舉爾所知行能皆

中則得好賢樂善之称品藻一誤則蒙罔上不忠之  
罪然猶在位者以誠明相許為士者以名節自高進  
無待于私言退不容于來謝迨乎士流冗濁俗習競  
奔羞隱阨而幸功名惡貧賤而避富貴邪柔多與浮  
詭不情語言和厚以易親趨步周旋而可喜僅獲一  
辭之舉益加百拜之勤厚祿稍充素脩已惰術既成  
而反思射利羿所在則不恥吠堯謹厚者輒以勢驕  
潔白者終于墨敗新皆物移所志于害其才固宜推  
轂之心必有吹蓬之戒彼我奚取來者益艱自非操  
致遠之資曷足干盡公之鑒伏念某器能淺狹性識

專愚學未知方仕將為祿久承考治幸家法之猶傳  
勉視簿書豈民情之素習適緣初宦託在巨庥去其  
體貌之尊進以父兄之教切勤佩誦粗免譴訶復嗟  
獎于吏勞俾參榮于幕佐發揚有自感勵不忘此蓋  
伏遇某官大德有容至仁無間憐不能而如已無求  
備以與人文朽木以青黃之華傳鴈鳩以羽翼之助  
將泛瑣賤漸致激昂敢不夙夜在公始終一節慕古  
人之行已勉循吏之愛民立事立功遽敢言于今日  
非礼非義誓不辱于終身惟允蹈于所聞庶少酬于洪造

代謝改官

觀其為主進身者豈易于知人舉尔所知為上者亦  
難于與物盖非義不合以道泛觀可否在我而不蔽  
其心窮達自天而一尸諸命逮夫名寔不立風俗浸  
衰視聽悠悠不断于是非之際情為擾、必爭于得  
喪之塗至有迂風多推附火先熟蘭子之劍適者歡  
心東郭之竿不知濫吹雖出愛憎之素昧未成利害  
之相攻其或巧言如流素書盈束幸韓荆州之一見  
借郭有道之片言高談則自謂退葳大致則求為容  
悅凄酸易感僅猶躑躅以悲鳴嫵媚不情何異盱眙  
而獻笑斯皆學術守氣節不剛間有風波之民莫測



山川之險合三言而成虎奏一隙以沉舟甚則蜂蠆  
起懷豺豹當路交兔未得韓盧爭先螳螂方休黃雀  
窺後斯人也何所取爾為士者不亦難乎如某者少  
則甚愚壯而寡與棲遲末路贈燈累年再領簿書嘗  
惧勾稽之失一臨民社敢言撫字之勞所願者惟畏  
法而奉公自信者不啻民而病物訖無顯狀輒玷誤  
知挈短步于祿階脫一飛于選集陶成有自感服知  
歸此蓋某官大德有容至仁樂與傳鳴鳩以羽翼文斷木  
以青黃使之物有成才器無近用致茲寒陋稍預遷  
陞敢不御守官箴益修德履不為俗吏之効勉蹈古  
人之風貴不可求敢妄干于寵祿志須有立庶少濟  
於事功

樂靜先生李文集卷第二十一

夫啟狀十四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賀門下司馬相公

賀平章文太師

賀左僕射相公

到任謝右僕射

謝大漕

賀南京知府

賀吳運使轉官

賀右丞



代石職方答交代

代人上兩府問候

代賀方回謝舉換文

代人謝安撫

代人謝副漕

代人謝兩府

賀門下司馬相公

寵膺除詔進貳納言多士彈冠欣見雲龍之會都人  
夾道競觀袞繡之歸惟嗣王勤欽止之思而賢者動  
翻然之意天惠有道時丁太平明良相懽上下蒙福

恭惟某官生民先覺當世宗工富貴死生不動心如  
孟子行止久速必治己以仲尼故特立于議論之間  
不惑于是非之際間當言責益勵風猷于義也剛奚  
恤衆人之怨不可則止匪懷好爵之縻養疾家園遊  
心聖闕疏泉種竹自以為迂隱几讀書莫知其老潔  
身自信與世尤疎謝流俗之睚眦挹古人而嘯傲德  
無與映貫洛水以並清望不可攀歷嵩高而獨峻雖  
雅淡于燕處終未慰于岩瞻屬睿智之紹休念艱難  
而在御允升故老丕式壯猷暨紂治于東臺將燮調  
于大化夙有進思之志今為行可之時不負蒼生安

暇東山之高卧方思霖雨果符傳野之旁求人心同  
樂于春臺國体大安于磐石四方無競萬世有辞  
某猥以微蹤數蒙優眷限拘符守阻造鈞庭

賀平章文太師

光膺策命入拜師臣三公惟人大厦有棟樑之任一  
相處內四方如泰華之安天扶聖君人望元老歡樂  
精神之會流通上下之情礼無與隆時所罕遇恭惟  
某官孕靈岳秀配德坤元器深厚而有容道直方而  
不撓武足以勘定乱略文足以潤色聖謨可托大事  
則社稷之臣不親細務則帝王之佐進人如已愛物  
以情碩畫嘉謨撫寧于華夏陰功隱惠孚感于神明  
故能業亮四朝身兼五福出入將相幾四十年古今  
勲勞無一二輩属真人之副服攬庶事以圖新謂國  
軍禁令有未决之疑左右輔弼皆後來之俊俾辞留  
鑰入造內朝集冠盖于都門羅饗殮于候館衮衣已  
往難留洛水之舊邦皓首復來共識仁皇之真相龍  
光叠被衢路榮觀于今熙河之餉饋甚艱遼夏之疆  
隅未復不足者九年之食已傷者百姓之財將冗而  
卒驕吏繁而員溢永賴著龜之奮德克開社稷之逮  
圖俯陪調鼎之司獨踐位槐之地壽考之美弓邁德



于汾陽禮樂之功更仰成于姬旦某素惟鄙昧久荷  
獎提台座煒煌帳披雲之在望駕蹤跋曳但服駕以  
長鳴

賀左僕射相公

拜命大庭分聯左揆天人相與君相並興千載一時  
之契太平之會四方萬里共蒙生氣之和竊以舜帝  
舉臯陶而胤不仁高宗命傳說以求古訓固先王而  
為政為天下以得人疎佩遺風復見今日碩安危之  
所繫宜上下之稱歡恭惟某官名世真儒生民先覺  
稟三才之正氣思則無邪以四海而為心達則兼善

智大而必先于遠致行高而不可以小知未嘗枉已  
以直人豈憚屈身而伸道三諫不聽漠無干澤之私  
萬鍾何加惟有養恬之樂屬大明之紹服講庶政以  
圖新急聞至言優禮元老以公議而自處為衆人之  
不能匹夫未安深軫納溝之念至誠獨立靡懷濡足  
之憂故進賢退惡而多士歸心興利去害而庶民不  
議果膺睿渥叅秉鈞衡飛鴻之遇順風已如夙志大  
旱而作霖雨咸賴我公益扶萬世之安永尚一人之  
慶某猥叨憐遇倍切懽愉限守州符阻造台屏

到任謝右僕射

守籥真祠幸退安于襄暮分符督府復誤玷于恩榮  
蒞事已還俯射知惧伏念某器能淺鮮學術拘疎猥  
遭遇于昌朝粗激揚其懦氣一登言職五委使華第  
殫報國之忠且乏過人之譽方欲屏蹤于田野庶幾  
息駕于桑榆歌詠王明涵濡聖澤敢祈寬詔特假便  
藩謂朽木可雕未忍輕其弃置而老馬知道猶堪責  
以馳驅此盖伏遇某官大業亮天元功播物歡樂精  
神之會陶成小大之材每憐寒拙之無它曲示含容  
而與進俾更善地以養餘年敢不益勵素修仰酬巨  
賜上体朝廷之意下安閭里之情十駕雖勞尚不忘

于夙夜一毫有補庶無負于埏鎔

朽木不可雕  
作隊履可收

謝大漕

河山連絡古稱督府之雄民物浩穰今寔名臣之寄  
揆材非称冒寵若驚恭惟某官儒服先知相門英胄  
独倚公忠而報國不投机會以幸功間調王師特分  
使領議論可畏共觀文正之餘風備禦有經多出延  
安之故事雅推高義益東上智暫紓吏于西曹復理  
財于東部洗深文之奇亟悉附寬條起疲俗以惠和  
坐成樂國猥惟朽質獲託巨庥敢不勉勵吏能奉行  
詔旨追洙泗聖人之化盡草侵蝨師武宣循吏之風



少移忠厚過此以往未不知所裁

賀南京知府

王漕南州帳星霜之屢改得州東部幸鷄犬之相聞  
仰惟坐鎮之餘益保天和之固恭惟某官三朝元老  
間世真儒蚤躋禁從之華屢更天下之故淡薄榮味  
恬安仕途雅為多士之表儀綽有古人之風度碩惟  
高丘大府旬服別都當舟車孔道之衝寔名德偃藩  
之地暫資賢望未慰岩瞻道之將興方慶風雲之會  
人惟求舊必先柱石之材矧奉詔音八倍鈞輔某素  
慙孤賤曲被眷憐兩地河川宛隔登龍之步累年曾

臆莫親揮塵之談敢冀上為廟朝精調寢饋

賀吳運使轉官

右某伏審密奉清光茂膺嘉命一日三接已躋侍從  
之華六轡載馳特總漕輸之重起土人之驩慕聳史  
部之榮觀恭惟都運待制與聖並生以道自任識當  
世之先務為衆人之不能屢奏顯勞再更劇地弊源  
漫溢豈十手能可支議者徬徨無一辭之可措照理  
于變通之會撥繁于談宴之餘倭指布籌已足三年  
之食御艦擊鼓暴登百萬之輸果被詔音入瞻宸坐  
天子促席而為之改色財臣斂手而敢尔言功遽陞

延閣之班尊委外臺之寄金絲寵荐競觀賜物之新  
彩旌啟行喜拜使華之舊即聞節名入踐鼎司詎容  
東俗之少留將使萬邦之均慶某素惟孤陋猥荷獎  
提叢尔卑飛敢起青雲之望塊然頑鑛將希良洽之  
功限守官箴阻趨鈞屏下情無任欣抃激切之至

賀右丞

拜命中宸分聯右瞻正人既進朝廷之勢益尊大道  
將興天下之民斯幸某官秉心亮直學古粹深常一  
志于險夷恥因人而進退不可則止懷著龜先見之  
明于義也剛挺松栢後凋之操屬大明之紹服攬羣

俊以在朝間自西州入升內相謂輔世必忠賢在上  
而順民惟政事為先總正臺綱共謀王体六官成績  
方注意于名儒萬世永圖將登庸于真相

代石職方答交代

濫趨末官獲佐近州吏牒紛迷詐免曠官之黜塵蹤  
疲曳屢懷解綬之歸豈私幸之儻來承更書而俯罷  
未見君子寔勞我心愧礼好之方修忽郵書而俯及  
矍然拜賜酒若對顏某官器度渊沉性姿疎敏仁恕  
為政有古吏師之風聞譽在躬為時士人之望尚資  
閔决暫爵遠圖將聞濟水之民復起海沂之詠退慙



淺薄輒預交承久雖學步而未識國能素不善歌而  
敢期和者履難加首顏賤質以奚堪瑜不匿瑕幸前  
非之將掩瞻風甚迹晤德猶賒伏祈善保與居茂迎  
寵祿早情

代人上兩府問候

言念仰泰階之焜耀目遠鈞庭奉使節以周旋身勞  
塵鞅稍易寒溫之序未修咫尺之書每思犯分以陳  
情及畏黷尊而取戾雖江湖之量無待細流之歸而  
燕雀之軀寧忘大廈之託傍徨茲久畏愴益深與其  
自怠而不言未若以誠而歸罪恭惟某官著龜舊德

柱石元勳契千載以有為躋四方于無競君子在位  
士皆樂用其才百姓既安民固不同于善道行而政  
舉法具而官修百谷順成四夷內附在蕭曹近用不  
過慎以無為如杜房淺能何所施其素業粵惟盛際  
允屬元臣三代可追不独称于兩漢大章繼作方有  
賴于一夔某樗櫟散材墳壚惡埴猥叨匠斲竊累陶  
埏誓殫夙夜之勤不忘頂踵之報高秋在序福履是  
宜尚祈寢饋之以時俯慰士民之所望

代賀方回謝舉換文

誤塵恩命特易班資度德無堪撫心增惧雖去彼取

此均曰服勞而舍短用長粗知從欲再循幸會尤切  
競凌昔者朝廷分建百倍文武均為一致遠乎選舉  
不一仕入寢分儒生擅文雅之風武大夸疆場之任  
國家病人材之偏廢開吏道之通規或貿厥官亦從  
所志去東曹者素寡脫右部者寔難初試其藝則十  
或取三今荐而用則百不得一如某者性資凡闇智  
識謏拘姑求得祿以養親安暇擇官而就列一事誠  
有未知六藝之文乃所願學艱關末路因折萬端殆  
將等子臺與豈止供于呼召竊論先生之糟粕人以  
為狂進登君子之門墻已猶知愧栖：俗狀役：半  
生謂秦無人敢辭清議與蒯為伍頗屈素心已甘孤  
官之飄零忽累大臣之論荐遽超常格曲預優恩此  
蓋伏遇某官一德亮天大鈞轉物攬多士而並用拾  
寸長而不遺致此微蹤俾更舊秩敢不仰圖報稱益  
勵踐修躍冶之金固已不羣于物棄溝之斷猶將有  
用其材過此云云

代人謝安撫

祇擇剛辰俯臨郡政分符流水嘗受賜于恩門補郡  
徐方復承流于使部依仁有素得地愈安蒞事已還  
撫躬知惧某官忠勞許國德業在民蚤振武于掖垣



暫偃藩于方面清列城而安堵竦百吏以趨風夫何  
謏能辱在威部敢不奉循教約修督事功誓殫夙夜  
之勤庶獲涓埃之效

代人謝副漕

祇擇剛辰俯臨郡事河山連絡至若驚與謝大漕者

某官國器粹溫天材超穎夙著強明之譽屢更任使

之煩方密東于上心暫出臨于東部清列城而安堵

竦百吏以趨風下與謝安撫

代人謝兩府

待罪平陽幸免曠官之責承之泗上復叨假守之榮

材屢試而非長息愈深而知懼伏念某器能淺薄

學術迂疎遭會聖時依緣仕進一登朝藉已孤報國

之勞五領方州久濫長人之寄猥蒙優貸仍許再苗

遷遷督府之名藩俯在陪京之近服河山環絡疆井

浩繁宜有聞人以資良幹豈容朽質輒玷誤恩某官

大業亮天元功播物歡樂精神之會作成大小之材

遇憫孤蹤與更善地敢不奉循詔今究事悉事功十

駕雖勞莫不忘于夙夜一毫有補庶無負于埏鎔

樂靜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樂靜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樂靜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樂靜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樂靜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樂靜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樂靜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樂靜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疏十一

哲宗興龍節疏右語

僖祖忌疏

太宗忌疏

仁宗忌疏

神宗小祥功德疏

神宗忌疏

神宗小祥開啟道場疏

章獻明肅皇后經疏



神宗皇帝齋疏

孝明皇后忌疏

皇帝天寧節疏

哲宗興龍節疏右語

律當大呂潛通夢日之符月應上弦燦發流虹之端

萬生真聖允契昌期恭惟 皇帝陛下秉哲自天繼

明當極對三靈之休眷度六帝之丕圖叙陰陽風雨

以成和媚祖考神祇于安樂萬國熙洽一歸下武之

繼文百姓謳歌欣見重華之協帝俯迎誕節大啟法

筵敢憑西竺之文上祝南山之筭伏願神通于號共

扶不拔之基壽考萬年永據無疆之福臣無任傾祝

虔切之至

僖祖忌疏

積行累功肇啓千齡之運報本反始莫窮萬世之恩

方諱日之俯臨憑妙緣而上荐惟願證一乘法離六

欲天挹仙聖於九清御神靈于四海本支相續興唐

荀以長榮社稷愈安如須弥而不動

太宗忌疏

繼志圖功廣規模於萬世典文偃武混夷夏于一區

流澤被乎子孫餘烈照于天地百神幽贊四海永懷

載更厭御之辰肅展事存之禮敢憑妙果仰荐真遊  
伏願超最上乘作無量福皇家繼緒如吐于千花法  
界含生長霑于一雨

仁宗忌疏

大德宜民共戴天雲之覆庶邦懷惠更深河洛之恩  
垂衣拱手間燕于四十年餘烈遺風扶持于億萬世  
願真遊之雖遠宜昭報之不忘躬啟法筵上資福地  
惟願六通自在萬行圖成入非想天放光明于寶座  
以本願力遍功德于河沙子孫承不拔之基廟社庇  
無疆之福

神宗小祥功德疏

帝鄉孰在莫返神遊日軌不留已成周歲恩涵萬類  
哀動庶心恭惟神宗皇帝聰明睿智之有臨祀樂  
政刑而不悖天人和協宗廟安：雖堯帝之功獨資  
於神聖而文王之壽終損于憂勤永辭萬國之依遽  
歷四時之變玉音未遠龍馭何追抱鼎湖之弓潛烏  
流涕望裕林之栢森以成行敢荐妙緣少伸哀祝伏  
願證一乘法離六欲天挹仙聖於九清御神靈于四  
海乾坤日月共扶不拔之基社稷子孫永庇無疆之  
福



神宗忌疏

痛龍髯之中斷未盡哀號感春露之既濡已臨諱日  
神遊寢遠塵世何知願白晝之不留即金仙而往扣  
伏願聞一音之真妙滅諸念于往來超最上乘得無  
漏果寶幢香象長為天上之遊法雨慈雲更作人間  
之福

神宗小祥開啟道場疏

龍去鼎湖莫返登遐之馭律回姑洗奄當厭御之辰  
躬啟梵筵仰伸孺慕惟願六通自在十地圓成雖有  
想大不墮金輪之果超極樂界長瞻月相之尊本支

永庇于慈雲廟社共依于法力

章獻明肅皇后經疏

北郊荐服已推配日之賢南面抱孤良極補天之力  
憂勤致理慈愛及民屬諱日之載更仰徽音之如在  
敢憑薰唄上祝莊嚴伏願入觀止門超直乘于十地  
以威神力扶洪業于萬年

神宗皇帝齋疏

龍去橋山悵乘雲之已遠天崩祀國縱殞骨以何支  
悲神百神哀纏萬國恭惟 大行皇帝道躋曠古澤  
被生民焦心勞思幾至于二十年崇德廣業將垂於

億萬世四方底定百度緝熙未能燕息以隨時終以  
憂勤而損壽遽辭宸極長往帝鄉願丹鼎之悲涼空  
餘塵跡望鈞天于恍惚宛隔神遊仰集勝因少伸孺  
慕唯願證一乘法離六慾天挹仙聖于九清御神靈  
于四海乾坤日月共扶不拔之基社稷子孫永庇無  
疆之福

孝明皇后忌疏

伏以雲衣縹緲願羽駕之何追寶宇深嚴想徽音之  
如在俯臨諱日恭啟法筵伏願三十六天直超無上  
千萬億劫不墮有情生靈共濟于慈梁社稷長依于

福海

皇帝天寧節功德疏

天幹三辰歲分六甲水坐一而利萬物土居中而行  
四時屬陰陽參合之期為仁聖本元之日是用即琳  
官之福地啟金籙之祕文有德者昌宜神靈之交相  
歸報于生乃臣子之至情伏望上帝鑒觀衆真感格  
護太清之高拱擁多福以來宗三百六旬每周流而  
不息千萬億歲當永保于無窮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不食千萬謝... 靈惠塔祈晴疏... 靈惠塔祈雨疏... 諸廟文... 河伯文... 僧道道場文... 謝靈惠疏... 靈惠塔祈晴疏... 靈惠塔祈雨疏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青詞疏文十二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祈水退青詞

靈惠疏

諸廟文

河伯文

僧道道場文

謝靈惠疏

靈惠塔祈晴疏

靈惠塔祈雨疏

謝雨疏

天慶觀祈雪青詞

靈惠塔疏

祈雪禳火青詞

祈水退青詞

天下私于愛物人無告則呼天比者雨潦既瀦川流  
暴溢鶴鳴于埳木瞻杲日之光城復于隍幾有襄陵  
之患命且危于晨暮力已困于捍防敢竭真宮仰祈  
元聖惟冀享其精意矜此下民詔風伯以驅雲遣波  
神而洩水復變桑麻之野不為魚鱉之鄰永賴生成  
敢忘歸報

靈惠疏

我佛開方便門施智惠力哀衆生如窮于假大願為  
慈航比者暴潦淹旬川流漲野駭孤城而若塊憂庶  
類于其魚惟是熙寧之間將罹昏墊之患威神一扣  
瀦潦四空再滙丹衷上千靈鑒惟願散白毫于頂上  
盡逐頑陰吞巨浸于毛端坐成沃野永賴提持之賜  
益堅回嚮之心

諸廟文

惟神功禦大災歲有常祀聰明所信聆響必通此者



雨潦既瀦川流暴溢民將瀕死神亦何依願為力之  
已窮雖殺身而無補呼天莫拯沈玉如遺敢竭丹衷  
仰祈昭鑒哀此無辜之阨貸其不腆之誅力回昏墊  
之憂誓殫牲醴之報

河伯文

自昔山川之神皆為民社之主今則河流暴溢城堦  
屢危薪芻之計已窮魚鱉之憂將至願天威之可畏  
哀民命之無辜吏當謹誅神亦無赦敢冀力回湍怒  
少獲捍修歛收大壑之間傾洩尾閭之上溝塍一  
出比族再安不忘歸報之功永賴金存之賜

僧道道場

惟徐大府為國東藩征賦倍于他州生齒踰乎數萬  
嚮者冬春之末赤地如焚今而秋夏之交衆流皆溢  
馬牛不辨老幼若號寄孤壘于浩茫幸餘生于朝暮  
禍雖天降神莫余哀神祇寂寞以無聞河伯彷徨而  
益肆蓋聞九天元聖十地慈乘皆以度物為心施福  
無量敢伸齋祝上叩真靈伏願默扶捍築之功力回  
端怒之勢千里將顛之命咸荷再存一方受賜之民  
不忘歛報

謝靈惠疏

佛果難量法門無碍天龍人鬼盡入提持地水火風  
一歸變現託化身于千劫拔苦道于衆生恭性靈惠  
大師位證真乘功深願海自有唐開元之際風種妙  
緣日先帝熙寧已來屢開靈感一方受賜萬日同瞻  
比者雨潦因仍河流漲溢蛙鳴薪竈十日不炊槎擁  
戍樓四郊如海已危生于朝菌將莖骨于湖魚屢滙  
丹衷果通玄鑒威神所應影響不違幹巨浸以東傾  
破重陰于一指天青日白鶴鵠爭飛野潤天平牛羊  
可數凡在含生之類共蒙再造之恩是用祇率屬僚  
肅陳淨供誓禪真信上報深慈惟願遍福德于未來  
廣津梁于不倦使四時調序百穀滋豐少完瘡瘡之  
餘永賴生成之賜

靈惠塔祈晴疏

佛以度物為心食乃生民之命比者時陽不固暑雨  
既淫大貽南畝之憂將失西成之望仰伸誠祝上叩  
法慈惟願放白毫光如一念破頑陰于四極莹麗  
日于九霄永賴庇存益堅回向

靈惠塔祈雨疏

稼事方興時澤不足既任承流之責宜先闔境之憂  
敢露精衷上干慈聖伏願法雲遍覆神力提持遂興



三日之霖少蘓千里之旱仰惟惠照俯徇哀祈

謝雨疏

廣願不違至神能速梵罄鏘而震雷作淨香散而蒸雲興一夕霑雲千里膏沃輒伸精懇上報法慈誓堅回嚮之心永賴函蒙之福

天慶觀祈晴青詞

竊以上帝降觀善于救物下民靡咎危則呼天此者時雪既愆菽麥將槁吏雖不德人亦何辜敢瀝丹衷上祈真聖願施一盡之澤俯紆千里之憂益罄齋虔

少酬蒙覆

靈惠塔疏

伏以佛果妙圓法力平等雖無求而不獲須有感而後通敢竭精衷上干慈照比者冬陰不固時雪既愆幾成焦旱之災且幽癘疫之變伏願不違本誓力度有情俯為三日之期遍蒙一尺之瑞永堅回嚮益勵齋嚴

祈雪禳火青詞

高天在上故無棄人至誠如神可以事帝比者時方卒歲陽及代陰水不堅凝不多燥稿年麥已播禾霑為瑞之滋經岳相望每有救焚之恐敢伸醮設共罄

懇祈庶有感而必通將轉禍以為福伏願三清覆佑  
列聖鑒觀膏澤應乎豐年英惑循于常次揚燦不作  
無徒薪曲突之勞盈尺既優遂飽食逸居之樂共荷  
生成之賜不忘歸報之勤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僧疏四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濟州天寧請觀禪師開堂疏

天寧請化老住持疏

天寧請首座贊植傳法開堂疏

同前

濟州天寧請觀禪師開堂疏

諸佛以因緣出世我法以方便為門發善提心行本  
願力六度萬行如筏濟河十地三乘隨根得雨惟生  
寔相無佛衆生合寶網珠光光相入盡大地水滴：



同歸從無始已來為一念所染波生海濁塵落鏡迷  
顛倒色空流轉生死乃至大超未判小智自私研足  
山溪腐脣具棄萬里尋天竺國窮年轉法華經未離  
妄想情塵不見本來面目有右佛子為人道師不由  
心外千開直指言下一路金篦刮膜更無隔地懸天  
黃葉止啼祇在拈推舉拂方今聖神紹述海宇熙平  
共傾臣子之一心願祝君王之萬壽徧閱梵刹大鴨  
宗風兼收善利之功永作無疆之福恭惟觀公和尚  
惠林麟鳳覺路梯航携隻履以遊方警紫雲而駐錫  
願惟弊里久仰高風簷蔔花開欣逢此日醍醐味美

未副風心伏望憐惻有情敷揚妙旨登師子坐作海  
潮音華亭手中篙臨濟坐上喝衝風卷浪送巨艦于  
長川強弩發机斃羣鹿以一箭然雲後水霧散同觀  
自在之天虎嘯龍吟競唱太平之曲聖君賢相長轉  
法輪百辟庶民供依福地毋懷謙默幸副懇祈

天寧請化老住持疏

達磨傳心特來震且曹溪得法終返南州各有因緣  
共成契會化公和尚辨才無礙行業素高駿馬一鞭  
萬緣俱斷寶花纒出四眾同傾揚眉大震于宗風隨  
器盡霑于法雨間遊京輦暫寄叢林黃蘗清涼須垂

巨蔭牛頭氣象為指真棲永懷弗祖之思不忘父母  
之因某久沈迷網夙之利根幸於社之相依愧潮音  
之未接老之至耳敢逃抱足之訊聞斯行諸猶希刮  
膜之賜

天寧清首座贊直傳法開堂疏

伏以雲出岫以時行終歸無住火傳薪而久照本自  
相生天寧和尚系出黃龍化流上國鍾鑪不倦夏臘  
寢高坐却天下舌頭養得窟中師子將忘言於宴坐  
每寄相於中林授此信依囑吾嫡嗣大川得濟舟楫  
方閑利劍不呈煙塵俱息首座大師求心無墮見道  
不疑曾前猛得一椎豁開宿障肋下遭連三築喚出  
菩提既促這箇了知當與大家受用此者寶幢圍繞  
香象奔騰共看出世机緣必有驚人語句莫但揚眉  
展手戲弄學人便應刮膜開光通流祖意儻許尋蹤  
見鹿寧辭立雪齊腰多生曾是你緣此日定求得佛  
大空法界從初不限東西無量度門何處独無能秀  
願垂悲濟永脫迷流普集妙因上宗聖筭

同前

伏以空性不遷法緣無盡求佛得佛故葉々相承以  
心傳心故灯々迭照不住常住是無非無窺索根原



必自思惟外入流通消息終由語句中未雖諸聖有  
情如人父母而一言不契非我子孫天寧和尚臨濟  
別支黃龍高足自曹溪而下簷蔔同林留滄海以西  
麒麟一角疚心掙拂注想雲泉須要猛脫閑名未可  
輕論法器千人袞：逢入：將軍四司惺：獨有當  
春獠子首坐大師久親巾錫夙悟机緣曾經虎口將  
鬚奪得饜頭在手不待三敵入空便能一點成金直  
透重関更無遺照此者密傳空印親奉法衣掛皎月  
于高臺鑑洪鐘于廣坐師子出窟百獸吞聲馬駒踏  
人千里無跡十年跌坐不將拄杖它遊一日花開  
真見老婆心切自昔張弓捉箭見敵橫行從今劈浪  
鑽風看師自渡伏望以自利：物以先覺：人開無  
碍開唱第一義庶使隨根得潤見指知迷上去階梯  
既許承當大事後來津濟莫教辜負宗門願憑佛子  
之因共作聖人之祝金輪永御高視泰平法界無邊  
一歸清淨

樂靜先生李文集卷第二十四

一 觀前

夫國其新聖人之賦金銀

而信者富大車然未平而莫

德而富者一

而風香而自

其

樂靜先生李文集卷第二十五

進卷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用相

知人

省臺寺監

治吏上

治吏下

用相

有用天下之道者乃可以知相有兼天下之才者乃  
可以為相今之相古人公是也三公之職上論天道



下經人事非蒞官行法者也故有其人則置無其人則闕有其人則非六卿所為也王以賓師禮之無其人則六卿各率其屬以佐王而三公之名無害為曠位若大宰相則處三公之職而兼六卿之事者也故不可一日無其人此固知之者非難而為之者寔難也天下安危之執生民休戚之命始于纖微而成于不可禦藏于優游無事而發于不測此制之者君也而相寔維之一時之田車百世之利害謀大爭于庭而不一庶人議于道而未諭此決之者君也而相寔持之百官之賢否庶事之修緝衡是非于名寔信賞罰于功罪此覆之者君也而相寔察之內強中國外鎮四夷經營廟堂而震驚萬里此御之者君也而相寔罷之敢智不足以用天下之變則屈于所不知勇不足以任天下之重則困于所不舉昔人有言曰宰相自有體而不親小事若此者小材之所効也宰相不可以親為至于小事敗弛以亂成法則宰相未得為無責矣錢穀固非宰相之所治盜賊固非宰相之所相問也各有司存至于國計之不知姦猾之不息此有司不治也則責將誰尸故天下之守在天子天子之責在宰相故曰知之為未易而為之甚難者也古之

人非灼見其臣不敢舉國而與謀非深知其君不敢委身而就責考其文迹之甚明而精意之可見者莫詳于書夫高宗舉傳說于版築之間一旦加之公卿大夫之上疑若甚易者然而至誠相感之際丁寧告戒固非重才庸主之所能為也說之告王曰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則望其君者隆王之命說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則望其臣者脩知之非難要其上以力行也克邁乃訓示其示以必聽也既俾之有為矣而曰罔不同心故沮議者弗能改既告之以典學矣而曰旁招俊乂故能言者無所容此傳說所以得行其志而高宗所以能享中興之功者也以豪傑非常之士得聰明有為之君故相與以造事興業創法定規出于庸人辨事已息之餘乘于功利調習甫行之際使續之者非其人因之者隳其事帝王之績困于垂成而官人百吏亦幸而願息此知人者又不可不善于其後也桓公既相管仲欲繕甲兵伐諸侯管仲五諫而五不聽緣陵之封既行其言矣凡五言而五諾之故合諸侯王天下以成霸功者桓公之知人也方管仲之得其君也既以信而後諫量而後入未嘗輕用其事而國之大事固不敢輕属于人凡此恐遺君憂



而為百姓怨也桓公欲用鮑叔管仲以為不可而荐  
隍明鮑叔非不才也蓋知其善于後者必隍明也管  
仲一霸者之佐非天下器也其始則未嘗輕用其身  
其終則惟恐不善于後况其致君澤民安利萬世復  
有大于此者乎嘗觀明皇見姚崇于田獵之間咨以  
天下事而衮衮不倦崇知帝大度銳于政事先以十  
事要之厄堅開元之間卒見施設至于序次其聽其  
決擇由是進賢退不肖天下大治方崇以疾移告歸  
第雖政事必得其言而後定及乎荐宋璟自代帝益  
以不疑璟承崇之後務刑政官任職而守正過之蓋  
法之始行容有疎緩行之既久循名責寔按事計功  
非少加以威嚴則不足收斂凝就其勢不得不然  
也史稱崇能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  
下之正由是現之則知相之才既難善其後者亦未  
易愚故終誦之

知人

知人者自信知于人者信人道可以治天下則與之  
謀天下道可以治一國則與之謀一國器大者不拘  
之不苟細器小者不責之以濶遠能者官其能藝者  
食其藝使辨士不得以辭勝才士不得以文亂勇士

不得以氣激智士不得以机合貪士不得以利摩有  
德者居上無德者居下有功者進無功者退量材而  
授官按法而麗罪如師曠之不可欺以教離婁之不  
可以欺以色言之所舉竟已得之貌之所見情已察  
之姦良愴王毀譽是非無以逃于我而陟降阻止廢置  
予奪亦無不自乎我此知人自信者也內無主外無  
學好惡無別取舍無擇故人觀其倚而潛以應之倚  
于名高則諛說之人至倚于厚利則聚斂之徒至倚  
于法術則刻核之徒至倚于計數則譎變之徒至美  
言獻于前重祿餽于後使夫喜功易進挾捍闔之謀  
試揣摩之術排擊于必事之徒譁噪于並趨之地前  
之既入後則却之昔之既獲今則攘之名器可以餌  
取威福可以意移此知于人而信人者也知人之居  
使人畏上之知而不敢為也故勢重而威專知于人  
之君使人唯恐不為以自侈故勢輕而威奪凡此兩  
者治亂之所繫而人君之所察者也孔子曰不知言  
無以知人然則知人之本末始不先乎知言也夫天  
下無事則欲言者息天下有事則不能言者出故以言  
擇人以人責事雖堯舜不能廢也言乎經大事興大  
利舉偏而補弊革舊而造新此必有趨變之功也言



乎明憲度謹禁令犯義者黜犯刑者誅此必有制法之功也言乎勸財用阜通貨賄使公私無不足之患者此必有富國之功也言乎修車馬備器械選將礪士使敵人不敢加兵此必有強國之功也言乎稼穡有政農功有時竭人力盡地利此必有養人之功也言乎明道德達禮樂人無賢不肖才無愚智學則成不學則弃此必有教人之功也然許人以可用則不可用者無以知億人以不能則能者無以見故因而任之使自事之曰而與之使自舉之功當其事事當其言者賞功不當其事亡不當其言者誅大臣不能為朋黨之助左右不能為充容之助士大夫不能為游談之助賢不肖是非之迹循其後逐之而已窮矣故好誣者不能說言亡則不寔之罪隨之好匿者不能隱言言則不忠之罪隨之好毀者不能譖言亡則蔽賢之罪隨或衆之罪隨之好毀者不能譖言亡則蔽賢之罪隨之度其誠可言則言誠不可言則止知其言之不可罔而名寔之不可揜也昔者齊威王命大夫治即墨而毀言日至使人視即墨則田野闢人民給命大夫治阿而譽言日聞使人視阿則田野不闢人民貧苦故名即墨大夫封之萬家名阿大夫烹之堂下于是

齊國震懼人心不敢飾非而務盡其誠雖然此知言者也持此以責人之功未足以盡人之才盡人之才惟聖能知之人之才于此于彼各有所能也不害其所能而用其所不能則所能者悅于見知而所不能者終不敢以非其才而自處唐太宗常謂高士廉臨難不易節而所乏者骨鯁唐儉出言可喜而未嘗一言及國家事揚師道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長孫無忌應對机敏而攻戰非所善岑文本敦厚而謀長經遠劉洎堅正而其言有益馬周敏銳褚遂良竭誠依人太宗知此數人之才而用之數人者亦莫不盡心以應上使夫聖不足以通人知不足以周物疇克之哉故知人者始于試人之言而終于盡人之才凡此者出于聖王獨見非下之所能為也

省臺寺監

昔先王自勤厥德夙夜不怠惟前代時若照後訓迪厥官而作周官立三公以論道分三孤以洪化公則燮理陰陽孤則寅亮天地皆所以成王道也道則一事則異故設六官各率其屬以象天地四時皆所以成王事也治則簡而嚴故冢宰為天教則詳而親故司徒為地禮和君親以体仁也故宗伯為春改正上



下以合禮也故司馬為夏刑主制殺以象義也故司  
寇為秋事主應變以藏知也故司空為冬上則天地  
陰陽日時之變中則君臣父子之常下則山林川澤  
土穰之化繁至于宮室器械飲食衣服之節微至于  
虫魚鳥獸草木之性莫不有官以治之外有職以辨  
之增一則有餘虧一則不足內外相屬小大相聯故  
能國體完具政無不大而阜成兆民者也自周之衰  
其制變于戰國而大壞于秦漢承秦之後獨用其故  
號其位無統其事無聯至唐始為省寺臺監以分處  
百官使令宿業事亡無曠問其名則以職對下其令  
則以官議司有常守位有定員唐之治績號為甚盛  
者其致然也謂之省有曰尚書有曰門下有曰中書  
尚書典領百官庶事所會次者也其屬則六其聯則  
二十四其位則各以其序知百官之功過然後與之  
以勳級勳級未足以勸賢也又加之以封命此三者  
未始不先選天下之材而用之也故改課勳封之職  
則主之以吏部倉廩有所積然後為權衡度量之制  
既為權衡度量則量歲計所出而支調之此三者皆  
出于戶口田賦之所入也故錢穀土地人民之職則  
主之以戶部先王之為禮未嘗不謹于賓主之際外



則謹于賓主內則戾于鬼神為之牢禮膳羞之數為之祠祭祀享之節三者皆禮之事也故賓客膳飲祠祭之職則主之以禮部戎器既有藏車馬既有備必周知天下土地之籍鎮戍鋒候之遠近者皆兵之事也故武庫輿輦方域之職聯則生之以兵部謹門閔出入之籍以防姦督財物期會之責以防偽以此防人猶有犯上違令者則戮辱隨之此三者皆刑之所治也故門閔勾會禁拜之職則主之以刑部津梁溝洫以時修苑囿山澤以時取屯營之事以時耕此三者皆上徒之所興作也故水利虞衡田作之職則主之以工部門下之治掌出納帝命而相禮儀者也中書之治掌佐天子而執大政者也故侍從預聞規諭諷諫之左右分更焉故記動史書其起居法度執大政則道揆者也叅議表章草劃制命之職在焉故記言史書其詔誥德音儒學皆有選也圖籍皆有藏也議法制訟草者其事小故屬之門下求賢才隱滯者其事大故屬之中書此三省之制也監則其所守寺則法度之所出其事則同其主則異若禮樂飲饌宗室蕃夷之所掌圖籍天文學校服御之所司則又禮之別也宿衛工作僕御軍械則又兵之別也治水則工



之別也此監寺之制也庶事既有別矣帝命既有掌  
矣大政既有議矣有守者付之監有法者付之寺朝  
廷之治畧已具矣然而百官之所領萬事之所總必  
有責也故特置一職謂之宰相百官之罪惡朝會之  
儀典必有所糾也故特置一官謂之御史則內外各  
有所察也或不以一名其職唐之致其盛机與古比  
隆者任官得其序而已國家設官分職一切用唐制  
或有職而非其官或有官而非其職或一職而治以  
數官或一官而兼以數職名分不正而已名分既不  
正則無能固上之人盜名而自安喜功勇利之臣犯  
分而爭進今先正其名分而各以所能任職則賢不  
肖之寔易察而功罪之迹易知又何患官不得其人  
人不能行法者哉

治吏上

君主靜臣主動君任逸臣任勞靜而逸則使人動而  
勞則使于人故動而不辭勞而不怨者義之制也舉  
天下之物無以易我者莫大乎身舉天下之人無以  
先我者莫親乎家既以身事人則身不得而有既以  
家食人則家不得而懷可予可奪可殺可活莫適而  
非君也又焉得擇事而後安哉孟子不往見諸侯孔



子君命名不俟駕曾子居武城越寇至則去子思居  
衛齊寇至則未嘗逃以孟子則無官也曾子則師也  
若孔子之不俟駕子思之不去孟事君之義不可不  
畏也先王之時大夫使于四方雖四牡之嘽上周道  
之倭遲動至于不敢懷歸憂至于不違將母其心則  
非不悲其居則未嘗寧處不以不能忘私之思勝不  
敢慢命之義故也非特使臣之如此也至于成役之  
士亦然薇既老而不得食歲既暮而不得歸驅之以  
行道之勞迫之以雨雪之苦苦之以靡使歸騁之私  
心繼之以我行不采之死志義使然也非特成役之  
士如此來雖婦人猶能勉其夫之勤勞告其夫以不  
可懷歸之義凡以致其義而已矣夫或生或死或安  
或危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是數者皆天也若夫  
遇事不苟免臨難不易節有所質直而無流心此士之  
于君臣之際當自致而已苟為不知義而操富貴之  
勢憂事物之累惴惴然惟恐其去已則凡可以避患  
者無不為也且嘗觀東漢之時班超開通西域立功  
萬里五十國皆款閔納質馬援清隴西定嶠南跋窮  
域冒毒霧終死蠻徼二人者豈甘心絕域輕萬死一  
生之計哉忠義所激然也以光武之賢臣能自致如



此而陛下聖德聰睿不自有已優礼公卿大夫輕  
施爵祿嚮之以樂與之心屈之以不倦之所將以責  
在位之臣行令而無壅赴功而不墮然而天下之大  
事社稷之長策古人未盡之遺利當世必行之良法  
皆出于上之經營注措之先而猶不能奉承趨走以  
應指顧至于轉徙以避事苟簡以違命悞遠適則以  
親辭厭繁使則以病告使人之如此孰有為上守節  
死義者哉何不旌拔一二忠義之臣與議攻事故斥  
不職之吏錮而勿用以懲偷慢以勵風節使弟兄之  
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  
上捍難隱患之臣誠死城郭人君恭已正南面其于  
責成也何有

治吏下

先王之設官也與之亮天工治天職其人足以任官  
其官足以行法朝無幸位亡無曠事然後可以比羣  
吏之治收庶績之熙而成王業方其任人也未嘗不  
勞于所永優其所使盖士之明先王之道達古今王  
之變者得位則行不得位則立迎之以至恭則就不  
恭則去故有爵以貴其德有祿以富其功有冠冕佩  
服之尊有車服徒御之盛所以立于朝廷長于民工

者遇之已至矣屈膠木之高而引之無遺虛卷何之中而受之無拒有諫則行有言則聽與之以美意樂之以至誠有亦至矣為人臣者固其同寅協恭正直在位致其道以養人修其身以行法內盡其心而不欺外竭其力而不懈不擇事辭雖知無不為無不至以服其下之所勞以報其上之所施不能如此而私義以害其公私智以非其上懷祿圖存背公死黨則先王復何以取焉有刑以治之而已夫刑之所加常在于不善之小人令乃致于公卿大夫之際下則喪廉恥之節上則傷尊賢貴仁之義非所勸也先王之意以謂使之既有禮養之既有仁在位獨不恤而違上慢命以亂成法所以設官分職復何望于治人哉此刑之不可廢也方其功之所取則晝日三接不嫌于無威罪之所去則肆諸市朝不疑于無怒堯之于舜雖迭為賓主而善仁之樂惟恐其不優舜之于四凶雖放流竄殛而惡仁之刑惟恐其不著聖人之情無所苟也其于進賢退不肖之義各從其當而已矣周官太宰以官刑糾邦治大司寇以官刑上能糾職大司徒令于教官曰各恭尔職攷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雖然其刑之也人豈一日而誅



之而輕終身之善哉日不至則待之以月不至則待之以歲一歲之遠猶以為未也三歲大計然後誅之夫誅之則甚厚奪之則不速然猶頑不即上以干上之與此刑之所以無赦也先王之責人也既如此之詳而躬自厚者亦未嘗不謹也成湯不趨殺色不殖貨利檢身若不及然後制官刑以儆于有位者躬自厚之道也主上取人以身修身以道凡謀之所可聽言之所可行降之不遲舉之不次朝獻其言而暮試其能朝為布韋而暮為卿相用之不違其學與之不求其備可謂厚于與人矣內則於穆其德外則勤勞其行敦信以一好惡明義以審是非可謂自厚矣官人百吏猶不能後上之志行止之令告之以嘉猶示之以周行或乖爭以起事或偷慢以違命罔上而不忠趨利而無義在所察治而已傳曰臨事接民以義應變寬裕有容恭莊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治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一年而與之始三年而與之終今之謂歟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二十五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進卷下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重外

屬民

取士

政錄

重外

嘗觀漢唐任刺史或輒親見問退而考其所行以質其言或錄其姓名得才否狀以擬廢置或增秩賜金以勞其成或臨軒受服以先其遣故漢之吏事號為



稱職唐之任人所傳十五蓋重郡縣之官慎臨人貴  
自古皆然不特為今日之所急也愚竊論之天下之  
事有名變而寔存者後世習於名而遂略其寔此名  
寔所以並廢而事功不立也今之守令視古猶諸侯  
也非不有境土也獨不得斂其賦尔若勸課之責則  
在焉非不有城邑也獨不得專其地爾若守禦之責  
則在焉非不有官府也獨不得置其屬爾若察治之  
責則在焉非不有學校也獨不得命其士尔若教養  
之責則在焉非不有軍旅也獨不得專其政尔若簡  
習之責則在焉或以謂古之諸侯與天子同體而尊

故其任重今之諸侯與朝廷異勢而卑故其任輕然  
不知地土封爵名數儀物雖今日之所輕而重穀阜  
民養材教士無以異於昔日之所重承今之責者務  
覈簿書促期會以文法吏自處其於詔令之意教化  
之寔玩以為不急歲時上計苟於文具而已必欲宣  
德流行移風易俗一陶天下之和固亦難矣故勸課  
不修則耕稼不時日野荒汙水旱無具老壯流徙守  
禦不修則羣小嘯聚屠牛發冢焚燒區落白晝殺人  
察治不修則吏行貪污交貨賣法公義不肅私倖爭  
出教養不修則學舍蕪沒圖籍塵委人材徧野士論

淺俗簡習不修則卒伍墮氣器械鈍弊春秋角祗坐  
如戲凡此者吏不知其貴故也國家頻年以來除徭  
役興農利聯什伍講學校練軍士其法備成其令數  
下郡縣之吏猶不能盡心率職以稱上意蓋其修飾  
形迹附統名數苟可以奉朝廷之法其實無至誠惻  
恒以行朝廷之意此特失於廉按未精而督責太輕  
爾若三代之時諸侯之見天子也春以受其圖秋以  
比其事夏以陳其謨冬以協其慮時以發其禁家以  
施其政天子之撫諸侯也諭言語協辭命諭書名聽  
音聲同度量成牢禮同器數修法則有揮人以道其

政事有掌交以道其德意故能均政刑合禮樂一道  
德同風俗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察治詳  
故也今夫州為之守邑為之令星列棊布散於四方  
萬里之遠道不足以一揆法不足以一守無禮以致  
之無政以合之凡朝廷之政事法度雖時下其詔丁  
寧告戒而奉承之吏習為苟簡大事則行文檄記條  
目小事則掛屋壁束高閣至於獄訟農穀貨弊征租  
力役之常歲為一書以上於朝其人之賢不肖其治  
之得失其事之利害以謂盡在於此是亦疎矣朝廷  
常患其弊而設監司矣委之以廉按付之以督責修



職者薦於上不才者罷而去此代天子知人者也然而監司未必皆賢也庇姦則以寬縱為度喜事則以苛細為功惰法則操鎖靜之說強忍則徼刻薄之利扶氣者輕於沮下幸名者急於趨上取未必中也或出於親戚故舊之先去未必當也或出於怨嫌忿怒之表其情狀之相攻自治且不暇又况治人哉朝廷所望於人者乃正於如此則監司未必為得人也夫郡縣之治視監司指顧為近監司之治望朝廷耳目為遠天下之事嘗勞於總覈難於察治者益在此也唐制監察御史掌巡按州縣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一察戶口流散帳籍隱沒其三察農桑不勤倉庫減耗其四察妖精盜賊不事生業其五察德行孝悌武材異等藏器晦迹以待時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縱暴冤抑不申者方今莫若時詔御史分出而臨遣之使郡縣覈於監司監司覈於御史御史致其狀於宰相則天下郡縣之治可指掌而議可倭指而分庶幾古循史之風復見於今日矣

屬民

昔先王和同四方連絡萬里使家與家相愛人與人相親保之而不忘合之而不散者有道以維之有政

以屬之有法以制之而已以民情為易辭也故以九  
兩繫焉牧以地得之則食之者不去長以貴得之則  
事之者不忘師以賢得之儒以道得之則樂其教者  
安宗以族得之主以利得之則親其上者服友以任  
得之則善有以相成教以富得之則利有以相養以  
民心為易危也故又以本俗六安焉媿宮室所以同  
其生族墳墓所以同其死聯兄弟所以同其恩聯師  
儒朋所以同其義同衣食所以同其禮故能上下統  
一遠近和合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長與長言友  
幼與幼言弟恩足以合情而相愛文足以飾貌而相

接此維之有道者也先王既有以繫其民又有以安  
其俗猶以為不足恃也故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  
為閭使之相愛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  
相受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至於  
守望相助出入相友嫁娶相媒有無相貸疾病相恤  
祭祀同福死喪同哀男子不足於耕也相從而助耕  
婦人不足於績也相從而助績一鄉之事皆通也無  
求而不得一鄉之情皆同也無為而不知此屬之有  
政也先王以謂有政以屬於前無法以制於後未足  
以防民也故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徙於他則



以旌節行之無授無節則以園士納之竄伏者無所  
匿欺偽者無所容無事而出鄉則鄉必問無事而出  
閑則閑必訊民不擾於流寓吏不勞相呼索由此而  
登於司民則可以知其數由此而比於鄉大夫則可  
以均其力由此而斂於司稼則可以制其食由此而  
會於小司徒則可以用其衆此制之有法也維之既  
有道屬之既有政制之既有法不幸旱乾水溢民食  
不足轉流四方則非道之所能維非政之所能屬非  
法之所能制雖天屬俯仰之間不足以自存又焉有  
守邑地居室家而不去者哉故為之鄉里之委積以

恤艱阨為之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又為之荒政十  
二以聚萬民不必斂其利而利可散不必盡其征而  
征可薄力則弛其勞刑則緩其責舍禁以赦小害  
去已以釋小過青禮而使勿克殺哀而使勿致樂則  
蕃而不用昏則多而不備索鬼神以致福去盜賊以  
除害雖凶年飢歲民猶安居重家佚居飽食改自少  
壯以至於老耄老耄以至於死亡食具田飲其井十  
里之外不知道途百里之外不傳風俗此先王之保  
民也可謂至矣自夫仁政不行井地不均民易其業  
官失其守內不能制其情外不能制其數此宣王料



民於太原仲山甫所以非之也迨夫戰國交侵土地  
時易封疆不足以限其遷徙城邑不足以遏其流亡  
管仲以區區瀕海之齊制國為二十五鄉郊之內自  
軌以至帥郊之外自邑以制屬以相糾聯以相保合  
少相居長相游居處相樂行作相知以守則固以戰  
則服故桓公九合諸侯而號為強國者善保民故也  
自熙寧之初嘗詔天下行保伍之令此有意于三代  
之遺法也行之數年法雖具存而民未安土義不足  
以相守則時有桴鼓之警息不足以相保則或起父  
子之訟壯力分於出贅世業入於兼并戶口隱於圖

板夫家脫於聯伍輕鄉危家遠出千里故秦多晉寇  
而魯禚齊語祭祀不從丘壠老死不知子孫罰不及  
於其友其犯法也輕其背本也衆雖欲均地著之政  
立土斷之法未易制也昔三代之時里無間民民無  
游業居則皆勸功樂事之人出則為杖節死難之士  
以守則國富以戰則兵強今天下壯有力之民僑寓  
雜處散於四方手不服耜之勤心不知田畝之樂  
為淫巧竒技屠販游博其無理之甚者嘯聚不逞殺  
人於貨邑里不告計門閤不訶問縣官鄉吏察治無  
術計戶而不得其家計家而不得其人居無與守出



無與戰此為國計者未嘗不深惜之也昔者既詔天下置義倉矣義倉故則雖年穀不置民可仰食貧不至于易業飢不至于輕家然後禁游手抑末作去舊里者必告入新鄉者無容如此則民無流散之苦吏無逋逃之憂三代之法可漸致而力行矣

### 取士

璆琳瑯玕皆美質也彫之琢之至于成器而後可施  
椀楠豫章皆良幹也長之養之至于成材而後可用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性無不善也充其性以至於成人然後可以治人未能成人也雖公綽之不欲冉求

之藝聖人猶不取者禮樂不足故也先王能使人必  
至於成人固有術焉謹學校以教之而已先王之學  
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明人倫然後可以盡人道盡人  
道然後可以治人使長之出使治之道還以  
同民之善而已方其教之也或三歲賓興或終身不  
齒雖庶人之子孫積問學正身行屬於禮義則歸之  
卿士大夫雖卿士大夫之子孫不能積問學正身行  
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此所以責人之必成便人之  
必至也自離經辨志至於敬業樂羣自敬業樂羣至  
於博習親師自博習親師至于論學取友自論學取

友至於智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未能通達則知不足以應物未能強立則仁不足以守身先王責人必至於如此之詳者蓋人之行已也自非四十年而不惑則是非之理去就之義猶不保其往也升於卿則升於司徒升於司徒則升於學升於學則升於司馬由秀而選由選而俊由俊而造由造而進不躡等不陵節論定然後官任官然後爵位定然後祿先王之取人必至於如此之久者蓋聽其言觀其行非一日之察也故士知學之可樂不知學之可已知仕之可欲不知仕之可求進取退捨以俟天命人人安

於為學而樂於循理之義考之則有成德任之則有成效三代所以成王業者此道素行也自漢武帝開設學校增置博士廣弟子員射策決科勸以官祿學者寢盛異端日滋六經之說人自獻於其君而操以為禽犢性命之理喪於破道之言聖賢之迹滅於浮名之行利祿使然也陛下嘗詔師儒開廣學校修正經義發古人精微之蘊祛百年陳腐之說道德之義性命之理著見簡策使天下學者一其所嚮會其歸宿足以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不溺於支膏蹇淺之弊而又名御選講官開析餘義使疑斯明窒斯通虛



而往寔而歸其於教人可謂至矣陛下聰明淵懿出於德性問學智慮發於天縱萬机之暇周覽墳籍如稽之以驗物又揅之以決事天人之道帝王之業固已自得於成心矣間諭大臣專意學校概然思得豪傑之士與之都俞經畫以躋時於三代之隆凡試言傳士上書公車者躬自考覈或擢之以高第或官之以不次其於好士可謂馬矣然而承學之士經術未甚明德行未甚厚志意不修風義不肅未足以應陛下寤寐虛己之求以其好學之志不能勝其祿利之心故也夫軒冕在前常揭在後雖子夏不能忘交戰

之患利動其心故也子張學干祿孔子告之以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蓋有志於學無志於仕然後可以盡心於聖人之道而成士君子之器今之學者弊在利祿之欲連其為道也苟於日月至焉而已矣故經術未甚明德行未甚厚志意不修風義不肅良以此也夫聖人之言非如天之高遠非如鬼神<sup>之</sup>不測凡所以明天道治人事者不外吾所性而已故秦焚六經殺學士聖人之言鬱而復明者性之在人不可滅故也今之經術皆出於師儒致一之論剗草俗學發明至蹟蓋

天為陛下生其人人為陛下駕其說此士之去聖人  
千載之遠生於今而幸見者也然而有論然後能議  
有議然後能辨見近而不及遠聞一而不知二適人  
之適而不自適其適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是由  
思索不精爾昔有梓人為鏹者其技甚賤然猶三  
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五日而不敢懷非譽巧拙者  
致其精也乃若萬物之理萬理之變可以坐觀可以  
意得必曰思之而已思之所入與神為一非神之使  
然也精之至也苟能如此利祿不足動也陛下欲取  
士得人莫老待其教養之久抑其進取之速使人盡  
心致志深造而自得然後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庶幾  
作人與古無愧矣

政錄

天下之治涉於道者無患乎至略涉於事者無患乎  
致詳蓋道之所以官天地府萬物役使羣動運之以  
精神感之以會通聖人端冕南面恭己而已事所以  
應時而造推物而行號而讀之則有名指而議之則  
有數自其名而舉之則小大先後不可易也自其數  
而積之則一三四不可亂也然而日之來者無窮  
往者益遠事之方至者常謹幾成者常忽此所以苟



完於耳目之前寢微於歲月之久以至曠敗缺漏紛  
紜倒迕而不可考者常以此也而况政教禁令綱紀  
法度有屢進而後成有一成而不變或先易而後難  
或初因而終草不有圖籍日陳於前操以為驗稽以  
為決則朝廷上下失於苟簡官人百吏習於惰偷上  
方信人臣有為之功而矜攬緒餘下亦搯人主不自  
任之說以弥縫罅漏故雖虚心以望成功拱手以迎  
太平是亦疎矣周之治官也小宰歲終令羣吏正歲  
會月終正月要旬終正日成司會掌凡在書契圖版  
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  
月要考月成歲會考歲成以周治四國之治以詔王  
及冢宰廢置冢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  
會聽其致事詔王廢置三歲大計羣吏而誅賞之不  
獨官府之治如此也春朝諸侯以受天下之圖籍而  
行之官以利害為一書禮俗政事教治政刑逆順為  
一書凶災貧阨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以  
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夫內以弊羣吏之治外  
以周知天下之故舉無遺事事無遺慮其職守之勤  
怠功利之登下用度之多寡經畫之利害百日之所  
積一日而概舉之百人之所共成者一人而坐見之

任事之臣不敢為偷得之利以俸耳目之所不及天下之治常為之不厭通而不倦考覈詳故也後世不知其法以謂帝王之道必無為而用天下無為不達者無不為之說政教禁令綱紀法度一切曰有司存事常至於偏弊而不救者無術以舉之也故大事幸天子之不問小事幸大臣之不知漢文帝問丞相決獄錢穀數而對之以廷尉內史宣帝時郡國上計簿具文而三公不以為意上下如此則何以督察天下而與之仰成哉今陛下必以朝廷官府已行之法度緝為政錄有凡有目有要有會而時自閱覈如裘提領屈五指而頓之不勝其舉矣使官人百吏宿道向方勸功樂職夙夜不惰可謂治術詳矣臣聞五霸不及其臣故委之以能託之以國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五帝其臣不及故親自處事於法官之中今陛下訓迪厥官總核名寔此聖功成功之時也惟陛下加意而已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試館職策一道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問傳曰秦失之強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寢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大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皆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為治不同同歸於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

道矣昔漢文寬仁長者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總核名寔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條具所當行之事悉著於篇以備採擇

對百王有可變之道而天下無不弊之法古今無一定之時而聖人有應變之術由道而言之堯舜相授一道也由事而言之憂之政忠其失也小人以鬼商之政質其失也小人以野周之政文其失也小人以僿聖人不恃其事之不能弊而必欲強天下之所厭而病人之所不能從所恃者吾善救之而已今夫水之為物也濕其勝則息火火之為物也燥其勝則息水二者其勢不相逮也有智者焉火在上水在下鼎鬲在其間而五味以和此無他善調一故也為天下者能知其善調一之術時有損益而斟酌之至於無偏弊不舉之明則古今一理也萬世之道也又何窈窕然憂天下之不治哉秦人據嶠函之險擁甲兵之害磨牙搖毒并吞六國及其弊也閭巷匹夫皆攘臂相與起而亡秦德不足故也周人為千八百之國分民割地使世為藩屏一之以禮樂法度時之以朝覲



會同上下之勢如臂使指如手足之捍頭目及其弊也征代號令不出於天子齊桓晉文扶尊周之名終無以興王室威不足故也要之德非亂天下之術威非亡國之具特用之善有善於不善耳親親尊尊仁也仁之効緩而不切故周公期年報政而其政不能使人無怠惰寢微之憂舉賢尚功義也義之効大明而速故太公五月報政而其勢不能使人無急迫必爭之禍故仁而不義則失之縱義而不仁則失之忍此齊魯親親尊尊舉賢尚功與三代同而受惠與聖人異無以救之故也 藝祖以武定天下太宗真宗以文致太平仁廟慈愛天下躬履純儉思與天下之民安寧涵養於仁壽之域政令簡易刑輕賦薄四夷之未服赧而不誅大臣之有過貸而不治恩被四海澤及草木而匹夫無失職之怨常使舒遲樂易於法度之外而不相促迫百官有司不能上之美意至于弊玩苟簡相與窳其溫厚長者之名而從容於自養之地此上非不勤薦而從事者已甚也神宗以英睿之質奮乾剛之斷一新天下因循不改之弊理財治兵訓官造士賞功不疑罰罪無赦謹簿書督期會奉法之吏晝則計功夜則思過奔走謁蹶各盡其力而不

敢告勞於上監司守令幸於見知訶及細微責任不  
量力以苛為明門鏗簿之風靡靡馳競而終無以成忠  
厚之俗此上非不和易而行法者過也昔演門以親  
死者以善毀爵為上卿其後黨人以毀死過半察其  
矜名趨利之弊則去本益遠矣夫明王操厲世磨鈍  
其以作成天下之材與之同心均力興起萬事昭功  
業於後世其志之所向亦已勤矣余何官人百吏不  
推明德意以應上之所期悻悻然幸於為已以敗上  
之法度亦是有罪焉耳夫行百步不至則止行五十  
步罪道而止卒至於箕踞偃卧而不進志怠故也一  
棋既勝而復棋者愈善卒至於智慮搶攘而後已其  
數迫故也墮者猶可以牽一臂而起之迫者斥於無  
事而已矣如此則小才淺智常汲汲於日月之不足  
聰明之士不敢削於繩墨之餘兩得之矣文帝之幼  
天下既定出於兵革誅斂之用與民休戚感一婦人  
之言去肉刑愛十家之產罷露臺此仁人也吳王不  
朝錫之几杖疑失之寬宣帝先法律而後詩書重賞  
罰而輕德教此霸道也蓋寬饒揚揮一有過失誅之無赦  
疑失之猛若夫馳射之上林欲親罰匈奴雖寬大  
長者而有不怒之威恩與良二千石共理使民無



嗟息雖總核名寔而有不言之憂雖然道將行也非  
人主所獨能為其臣亦有以與之也故賈誼太息流  
涕欲以法制詔諸侯明禮儀齊風俗所以畧施其說  
黃霸行循良之政而人服愷悌此文宣之世所以不  
至於怠惰督察之過者公卿大夫相與明其美意而  
薦行之故也愚嘗觀天之道陽主人陰主義仁善生  
養義善制割陽嘗主成陰常主退處於無用之地觀  
人之道父主義母主義慈義則敬而尊之慈則愛而親之  
由是推之治天下之道不幸過而失之猛寧失之寬  
故秦人之攻戰不足於周人之德澤齊人之強富不  
足於魯人之禮義漢宣之屬精不及於文景之恭儉  
蓋可恃者德本也可人者厚道也楚人有疑獄三年  
不決問諸大夫半以為是半以為非或曰陶朱公布  
衣而富必有竒智使人問焉朱公曰臣不知治獄家  
有二璧焉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其徑相若也澤相  
若也色相若也側而視之其倍二寸此所以為千金  
也主上仁孝母后慈愛內之公卿大夫外之守令監  
司寢梧剋之風布寬大之澤百姓安生業四夷不內  
擾年穀順成財用不匱大數已得之矣然法之所未  
者行之以仁祖之意則不刻意之所已降者約之以

神考之法則不偷此三代救弊之道也其或天下之事與天下之政令出於議論之不同利害之不一其意猶不敢出法之外者假之可也子賤為單父宰請善書二人魯君與之至單父則使書子賤從旁而引其肘書醜則怒書好則復引之二人辭以告魯君魯君即以單父付子賤而單父大治由此觀之法終不可以純任必有美意以作之又何拘焉若夫當行之道廟堂講之已熟姑發其大畧云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墓誌六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王仲遠墓誌銘

榮起之墓誌銘

李奉議墓誌銘

成州使君李公墓誌銘

蓬萊縣君趙氏墓誌銘

晁次膺墓誌銘

王仲遠墓誌銘

君諱彥博字仲遠濟州鉅野人曾祖鄰不仕祖志贈



大理寺丞父丕官至大理寺丞妣周氏王姓之出蓋  
自周靈王太子晉歷戰國秦漢而下世有顯人君之  
先寔居冀州之信都涉五季之亂自君之曾祖始遷  
於濟州之任城君之祖文遷鉅野家居力學以其業  
教授諸子皆以文行著名君之伯父與寺丞公相踵  
擢進士第鄉閭榮之士族之教子弟者必指王氏為  
表儀寺丞公年五十冢息未至與周夫人齋戒夜禱  
夢神告而生君焉君之生也俊惠竒警不與羣兒游  
戲嘗以書自隨日誦千言寺丞公棄養哀毀如成人  
遇父之執挽衣履顙慟絕見者為之出涕始受學鄉  
先生喜為古文領首搖筆凌厲槃礴頃刻即成初  
無刻畫龍錯之跡而多得其制作之意性樂易與人  
交以善相告露見城宇飲食衣服必與之同使人益  
親而不欲去士有類於貧乏不能縱心於學者傾所  
有資業之以成其志嘗諉族人易產於他邑輒欺其  
價以偽券歸之一不問或有告者君曰彼吾屬也不  
能逆知其所欲而使有是心吾之罪也初應詔以同  
夫人喪不逮試有司其後復以疾不赴至和二年八  
月二十三日終於家享年二十一鄉人弔哭相屬二  
時名士竟作詩以寫其哀以謂靈苗不寔龜毀玉破

常出於人情所甚愛而理之不可尤者其辭為傷君才甚高峻絕獨出老師宿學之所謂氣盛而志威滅沒千里後生輩不敢與之並馳方未冠時責公望人中間年德樂從其遊許以輔之器自君之卒更五十年遺文逸句落在人口稱道不已天其或者姑假之年涵潤長養日充其材用則行其所學不用則著書以見志其於天下後世宜如何嗚呼娶孔氏有賢德宜其家生二另長曰龜齡明悟好古有先人之風度三預薦書未壯蚤卒次曰松齡志行特立以辭學登科今為滑州白馬縣丞二女長適衢州西安縣丞閔師但次適進士李臨孫男五人曰彬曰熊曰中曰聿曰串皆舉進士曾孫二人曰恕曰懋將以崇寧四年四月三日葬於滑州任城縣諫議鄉呂村之原松齡子友也狀君行寔求銘於予為之銘曰物生有才是亦或使誰為不仁乃復戕毀謂有命也智無於爭雖死而壽又奚貴生木折非腐水窮非塞扶踈滴洋惟後之日

榮起之墓誌銘

先生諱振字起之其先北平無終人遠祖九思任唐為給事中自高祖繼紹避亂因徙居徐州之彭城後



為濟州任城令因家焉今為任城人國朝開寶初授  
博州聊城令卒贈將作少監三子皆擢進士第長曰  
太素歷殿中侍御史贈諫議大夫先生之曾祖也太  
素生範用御史恩補太廟齋郎早卒範生翊李文定  
以外表親奏補試時作監主簿終宿州臨渙令先生  
臨渙令之次子也少剛潔自重不倚於物務學有本  
喜兩漢文章恥作彫篆故於辭賦少工而品藻論辨  
皆遷固材也凡偕計五上試禮部不中以恩補大名  
府助教東書東歸閉閤里巷又史自娛雖老不廢晚  
苦風痺瘖不得語余嘗以公幹過任便其起居久之  
杖而杖出以指啄膺欲大叫者數四竟不能吐一言  
涕淚俱下余亦為之墮睫左右不忍願反面引去未  
幾其子以訃聞予哭之慟嘆曰洙泗以西不復有此  
人矣考其諱日乃元科二年五月初五日也享年六  
十有九先生壯時從事科舉郡太守聞其有高行邀  
致學校表儀諸生間挾一書冊往來堂上望見儼薄  
後生輩不學子弟施施而來必面責之稍不領輒懷  
書以去不復與語屏居蔬食一錢一米不以取與人  
富人巨室來則拒之聞先生之名竟不得接其面目  
治已嚴正常君不可犯者小夫淺俗竊短以謂捐介

不近人而先生固自君也同郡晁公克民才高有盛  
名不妄取友從先生游館餼甚厚每為文章議論經  
其可否然後出於人經傳有疑決於其言而後定遇  
有須緩急厚薄必得其意而後已至於級漸衣褐調  
適飲食皆家人為之不倦也由是一鄉之人始知尊  
先生矣太守單父馬康厚嘗為治平御史以直諫聞  
士不敢輕進見先生曳裾長揖升堂就席占對磊落  
公頗驚之異日召與論歷代治亂由秦漢而下孰得  
孰失猶數一二激忠疾邪感慨憤懣以不得生於其  
時為恨往往夜分乃罷公曰机辯明銳馬周之徒歟  
由是一鄉之士始知先生志大學博平日之自異未  
可量也後馬公被召為夏官二卿晁公擢司金郎位  
寢顯可以推晚時也先生已歿矣天或假之食六品  
祿冠柱後惠文正色立朝糾正百官凜凜風動一日  
得行其志無憾也不幸窮老病廢卧被屋下舌梗氣  
塞奄奄以死嗚呼為文高古有法度詩句清遠得意  
皆前人不到處有集十卷藏於家娶句氏子男一人  
曰亶孝愿可立克奉緒業里人樂稱之孫二人長曰  
大同次曰大順習貢舉時以政和三年八月二十五  
日葬先生於任鄉北賈村之原從龜告也亶來乞銘



義不得辭為之銘曰直木可支精金可割竟不得施  
腐爛推折天既誘之乃復阨之人寔知之莫或挽之  
大鈞茫茫孰與信疑百世不沒有此銘詩

李奉議誌銘

公諱象字仲師李姓所出見四方尤多公之族自五  
代為鉅野著姓後別莖金鄉今為金鄉人曾祖縮隱德  
不仕祖義贈尚書度支郎中考定以儒學起家真宗  
廟屢上所為文章眷獎甚渥將使數路以風績聞終  
尚書工部郎中直史館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永嘉郡  
太夫人馬氏所生仁壽縣太君呂氏金紫棄養公方

數歲哀毀如成人用遺表恩補太廟齋郎既長力學  
喜慕名節不苟去就初調大名府朝成縣尉年尚少  
人多易之會夜有獄變劫史卒將遁喧聞於外公徒  
步徑往叱之皆辟易就縛再調恩州司理叅軍守武  
人以氣厭其僚遇事強復人莫敢爭獄有重繫辭說  
承輒語公易其情公持不可守色厲徐公曰吏有法  
皆安敢以私意輕重不然當自何必付吏幸得罪去  
無愠知其不能奪竟從之移汝州魯山縣令境土多  
榛菜民力不足時何朔薦飢詔許流民占墾公誘掖  
安集至者如歸未數月年穀大登百室熙飽公上之

輸數倍他邑轉大理寺丞差知棣州商河縣求便親  
改單州魚臺推行方田事詳而不攬河法提舉常平  
司薦公鎮寧軍節度判官管勾常平事遷太子中舍  
純魚官制行改通直郎河決小吳坐免維丁仁壽君  
憂服險簽書武寧判官事遷奉議郎元祐初秋天雨  
汴泗暴溢下阨二碣水回淤不得去薄府東門自城  
竇中入沸出平地視府泚不庫尤迫守者倉猝無策  
公為發寶豐監廢鉄錢塞之勢遂息居人避患走邱  
陵不得下三日無食具糧糗舟械俾載而歸人賴以  
免官滿通判潞州潞大府守臣多通貴不親之事樊  
滋久苗莊敏公以疾解殿帥賜保康軍節領州事至  
則卧閣自養吏敢慢文移閱月不省動盈凡格屬在  
告公攝事一切懲責不旬日稱治部使者過謂公曰  
比文報甚速非昔日潞州也倚公良多交軍章薦其  
才未幾經畧司檄公按沿邊城寨奔走觸然道得疾  
歸遂不起元祐五年十二月八日卒於官舍享年五  
十四娶比部員外郎晁仲淵之女封壽安縣君男公  
裕公佐公祐公濟公遠公敏公裕累試禮部早卒公  
祐公濟擢進士第公祐萊州萊陽縣主簿卒於官公  
濟奉議郎通判潰州餘皆舉進士女適登仕郎晁損



之進士卞顧奉議郎崔翰皆卒次適奉議郎魯獲進  
千之孫十七人以元符二年五月庚申葬於金鄉縣  
金山里左羊之原從先兆也公魁偉有儀度語氣簡  
重與人交洞見城宇久之益驢驩事親篤孝與仲兄  
成州相愛老而不衰怡怡如也居官求稱職不敢取  
虛譽事至敢決不以利害自謀治獄明恕理可疑必  
爭辨雪得活者十數人屬吏有過名與款語使知悔  
終保任不疑其所存亦遠矣而位卑勢迫不足以行  
其志中道而殞士論惜之子嘗與公同僚所知為多  
其子公濟來乞銘輒序其寔為之銘曰嗚呼李公有  
勇有謀不與物流愛人而周我寶自求而命不優俾  
世益脩祉祿是裒乃天尔酬弗庸何尤作銘藏幽以  
永公休

成州使君李公墓誌銘

士以才自任喜桂功名智力俱困而終於蹈患者固  
常有之若夫強以清事約以行已始卒一致而安於  
無悔者吾於李公見之矣公諱玆字世京濟州金鄉  
人曾祖綰隱德不仕祖義贈尚書度支郎中父定工  
部郎中直史館贈金紫先祿大夫妣永嘉郡君馬氏  
所生仁壽縣太君呂氏公金紫恩補太廟室長授大

名府元城簿屬大河決調役夫萬人期會甚急令憚其行公請自効初至人以貴家子易之約束既行無敢犯人倍其力第勞為諸邑最留守良僖李公駕其才可試官滿調泰州司法恭軍發運使以上供綱委公督遣朝廷出專使且至適歲大飢民艱食法當賑給官吏束手憂窘公語使者曰民命寄朝夕國計旬月可緩也願先出穀以活窮民以其余歸太倉未晚既而按籍檢括猶僅可支使者伏其敏決遷開封府中牟縣尉嘗躬獲強寇或者告以用勞改官公曰幸逃責尔竟不言者上用薦格改大理寺丞南京留守

傳求辭公府司錄叅軍鄉民謝德誠記浮屠法謂能禍福人間者甚恐祈謁擁門守以為奴且生變捕繫幾百人公白守曰無知之民無大蠹害特因衆取財尔即日杖遣之禁卒祖立以逃被捕市人王報歐妻至死當論如法疑未決公覆訊乃得之立曰初念母以逃顧母無恙將復歸道遇邏卒曰我寔逃幸執以聞郝日毋訢婦之友之我不勝忿歐無幾偶以傷死公日以情自歸何有捕也歐不孝婦非歐妻也皆不當死乃以疑上讞止坐配法鄆州置都作院事始須得人辟公克監官工技精密諸郡遂以其式行太子



中舍賜緋魚官制行改通直郎轉奉議郎通判徐州  
彭城男子自稱神降其家憑附語言里巷訕訕相告  
幾不定居公密捕其首痛懲之斥境外騰口遂息轉  
運使今武康節度吳公聞之將置獄方乘驛至而事  
已平矣頃城令受朶枉法監司檄公按劾其罪不可  
數舉抵調不承公曰為吏至此尚可免也掇其一二  
甚明者鞠之丁仁壽者憂奏上猶竄嶺表將行以餘  
俸資之丁仁壽君憂服除改承議郎通判兗州奉符  
有大商死逆旅資萬緡奴輩眩筐已亡其半公追治  
究詰盡籍於官移其家給之菜蕪富人以獄繫訟狡  
吏給作令語受富人金事發誣令教我令么性不能  
自解公潛遣人索金於吏家果得之遂正其罪是歲  
秋不登羣盜薄境聚落一空道無行迹提刑司聞於  
朝責公誅剪選驍卒五百人先扼其走集焚蕩巢穴  
禁食飲往來不旬日斬馘殆盡青州有滯訟情屢變  
踰年不能決部使者語公曰暫屈此行不然不能無  
冤人公至盡去縲械具蕩沐食物親勞之曰父母妻  
息孰為收恤資業孰為經理徃行與廬舍孰樂皆泣  
然泣下曰今日當吐肺腸墮地敢復回隱不加一箠  
盡服其辜會濟南守罷去公承之攝事是時右丞徐

公翰林強公方為屬僚相好甚款公嘗語人曰精金  
美玉皆廊廟器也後果貴達論者服其知人遷朝散  
郎知成州所治偏遠吏無法守屢勤廉使轉運判官  
游師雄日同谷得疾元祐八年正月二十一日卒于  
官舍享年五十八娶大中大夫趙恭和之女封蓬萊  
縣君男五人公享公廉公忠公才公輅公亨儒林郎  
冀州司上曹事公才將仕郎京兆府櫟陽縣尉公廉  
早卒公忠公輅未仕女三人長適從事郎杭州司理  
叅軍間丘珪次適承務郎監涿州昭德鎮張斆次適  
通直郎穎昌府司錄事劉師文孫男九人尚幼以政

和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塋於金鄉縣左羊里之原從  
先兆也公少喜讀書務曉大意性沈毅渾厚若不可  
犯與人交樂易無間久之益歡議論從容中理未嘗  
飾虛文作竒中以求人知而人寔知之事至恥循默  
出衆敢前事已則遂迂委遠不自言功而無所媚忌  
故能蹈利害涉險夷常裕如也嗚呼年未及中壽而  
所試者纔及一州此不可知者余亦莫能言也因叙  
其事又為之銘以信其可言者銘曰  
見可則為適當則止不徼福故寡禍不近譽故無毀  
傳曰樂循理謂之君子尚尔後人服此餘祉



蓬萊縣君趙氏墓誌銘

夫人姓趙氏其先西路人殿中侍御史孚之曾孫御史中丞尚書右丞追封魏國公謚文定公安仁之孫大中大夫恭和之女母宗德縣太君孫氏早卒維母榮德縣太君閔夫人生七歲聰明警過人言語應對了了可喜既長動容中理不妄笑語擇良士歸之而得上部郎中直史館李公之子執四馬李氏諸婦皆年倍而視夫人如女子時不以娣如齒之夫人執禮無懈凡門內之事祭祀賓客飲食服用必身先焉事其姑仁壽君尤恪問省不易其時調芼紉澣不更其手不以進諸婦相誥曰我輩弗如也以夫陞朝封蓬萊縣君仁壽年益高寢疾滋久奉湯劑候起居未間潛飲泣不食仁壽曰吾九十人矣瞑目可憾念無以報吾婦亦無如之河惟善助吾兒教子孫強立猶有望也後李公以朝散郎知成州卒于官夫人護其喪以歸廢居二十年歲正有法度誦佛書精進不倦既得疾告諸婦曰火風將息吾何以逃汝舅仕州縣凡七遷奉法行已吾所贊多矣吾奩篋中物皆嫁時資未嘗更置一物以自奉吾此意亦欲遺諸子孫汝等誌之翌日終於正寢享年七十六大觀四年六月

二十九日也男五人公享公廉公忠公才公輅公享  
儒林郎冀州司工曹事公才將仕郎京兆府櫟陽縣  
尉公廉早卒公忠公輅未仕女三人長適從事郎杭  
州司理叅軍閻丘珪次適承務郎監磁州昭德鎮張  
數次適通直郎潁昌府司錄事劉師文孫男九人尚  
幼以政和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將葬朝散公而舉夫  
人祔焉銘曰  
順以事上無敢拂違正以率下不以笑嘻于鄉于家  
寔婦之師善善不匱尚克有貽

晁次膺墓誌銘

政和癸巳大晟樂既成八音克諧人神以和嘉瑞繼  
至宜德能文之士作為辭章歌詠盛德鋪張宏休以  
傳無窮士於此時秉筆待命願備撰述以幸附託亦  
有日矣公相太師蔡魯公知公之才以姓名聞上詔  
乘驛赴闕公久廢不試亦冀自見於時鄉人好公者  
喜公復起相與贊其行去朝天門十里置酒為餞曰  
異日富貴還故鄉望車馬此道上惟厚自持入都門  
士大夫聞公來者相告曰晁次膺自此升矣翌日太  
師公名語曰高卧三十年復何所得公曰未嘗不欲仕  
也特以罪負斥伏若將終身不意倒衣掃門乃在



今日會禁中嘉蓮生分苞合跣出天造人意有不  
能形容者公効樂府體屬辭以進上覽之稱善未幾  
中喝感疾更十數醫不得愈命下除大晟府按協聲  
律奄奄不克受賀者及門聞哭聲入弔而去八月載  
其喪婦歸前日為餞者出迎河上顧一舟夷猶而下  
揭絳帛大書乃銘旌也讀之流涕計去時纔五十未  
食太倉一粒粟已為歸人念之尤傷以其年九月十  
九日葬於任城之魚山從先兆也公諱端禮字次膺  
世為濯之清豐人後金紫葬濟之任城今為任城人  
姓名出西王子朝系屬漢御史大夫銷之後祥符中  
文元公以儒學入翰林為文章宗工文莊公有經濟大  
志叅真宗政事時稱名臣晁氏之族始大著公之曾  
祖迪贈尚書工部侍郎生宗簡贈特進吏部尚書  
特進生仲參贈金紫光祿大夫公金紫之第三子也  
母公孫氏贈永嘉郡太夫人公以熙寧六年擢進士  
第授單州成武簿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洛州平恩縣  
官滿授泰寧軍節度推官知大名府莘縣事以政和  
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卒于東都昭德坊之外第享年  
六十八娶梁氏湖州德清令訪之女男益之觀之州  
學貢士同之長卒女長適泰州海陵縣丞滕伯奇次

適貢士翟光弼次適河南府司工曹事馬承休孫男  
四人公榮公采餘幼女二人在室平恩並大河歲虞  
決溢公始至諭民具蓄石謹防塌增培卑薄疑若無  
事而擾者元豐末果決小吳浸數州獨平恩百里耕  
稼自給民至今思之在華縣時嘗董役河上告戒明  
一會頓舍不便號丁夫夜徙部數十人各以隊行無  
敢譁閔旁縣不知也朝廷行保伍法以寓軍政都閱  
武人急上功約束苛冗訕訕謀變語聞於外公方視  
邑事馳馬入行間揮軍大呼曰離立者當斬古者教  
民戰使守望相助以保其家今小不忍先自棄首領  
如父母妻子何忍感泣悔罪部使者疑公掠功邀福  
招以他事坐預支公錢從私貸法奪官罷去流寓淮  
上泊僧舍中箔門風雨藜藿不屬抵掌談笑豪氣故  
在後數歲西還稍經理生事寢饒於財分窮赴急惟  
恐不及客至飲酒賦詩放浪終日平居杜門避聲跡  
常困畏不若人方歲大飢舟小弱道上遣人購歛飲  
食薪絮澣沐負抱一如家見寢長物色所生歸之先  
特進葬開封屬河漲侵嚙幾壞阡壠金紫公嘗語諸  
族改卜未暇公誌其言一日告於廟禱以先志神寔  
許之自鉅野徒行四百里奉其匱以歸寔於金紫之



東曾太夫人從焉或曰古不修墓今遷之何也公曰  
孝子之葬其親不忍土侵膚不幸棺槨腐敗委諸水  
中亦何心哉使聖人復生必從吾請矣去下濕宅高  
原子孫纍纍相依歲時洒掃合食正吾祖之志也又  
何罪議者然之族弟以醉毆人傷後以疾死傷家挨  
仇訟寔閱殺時甚急公召其兄諭以引醫為對遂從  
流議平生嗜佛書暮年一意歸宿口誦手錄皆要妙  
語夜卧目有圓光家人驚之公曰先文元公修清淨  
惠得無碍觀每有此相今不知何祥也或出於情想  
尔公為人博學強記氣韻爽拔為父清麗雅自負不  
以勝人喜道人善如味膾炙與人交開露城宇窺其  
中不見藩鍵遇事見理明速必奠而後發論人材取  
大致可法不及所短有文集十卷藏於家嗚呼斯人  
已往矣不可作也予既以詞哀之今又銘其墓云銘  
天之生材有命在人垂睽合逢孰職其均我之將行  
或授之手我行遽顛孰於排於後枯楊不春稍復芽  
孽雷風呼嘯幹拔何日太阿久幽蒙面塵穢既發其  
光一折不試滔滔大川有鯨有舟獨不能濟卒非人  
謀力善自我如表斯植影寔隨之何有迷滅一氣回  
薄不虧不成既往不待後者其迎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墓誌神道碑銘六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吳彥律墓誌銘

傅主簿墓誌銘

呂正臣墓誌銘

益州路諸軍州水陸計度轉運使直史館

李公神道碑

張純臣墓誌銘

仁壽縣君閻氏墓誌銘

吳彥律墓誌銘



公諱瑄字彥律累贈太師中書令諱文祐之曾孫將  
作監致仕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諱懷德之孫資  
政殿大學士贈太師封秦國公謚文肅諱奎之子母趙  
氏追贈冀州太夫人繼母張氏累封鄆州太夫人亡  
家北海自文肅葬汝後為汝人公以文肅遺表恩補  
將仕郎祕書崔正既字冠調監徐州酒稅元豐官制  
行改承務郎監鄒鎮有巨道過境上聞公仁而愛人  
相戒不可犯束手以去就遷承事郎 哲宗登極遷  
承事郎權宥州長清縣地大事業素難治更以公貴  
人子頗易之公漫不省前此因繫累月不決一日躬

自引訊量罪傳法道決遣之牢戶一空旦視事訟者  
喧沓塞堂下涉筆批解人得其情叫抃出縣門去吏  
惴惴負壁立無敢旁晚舊令玩弛積弊類委具條目  
戒告凡警偷束姦直免 卹隱先後張下人畏之如神  
號日日新父老之今思之丁母夫人憂免喪遷宣義  
郎簽書護國軍節度判官公事張太寧提點陝西刑  
獄人憚其嚴州縣望風求免既至檢法官通判河東  
令皆以病告公独舉一府事比次酬對各有條理太  
寧嘗駁部中具獄委公審閱公日以人命迎上官指  
顧如幽責何力公明之張始大悟即日表薦于朝資

政蒲公宗孟知府事以前執政自重搽下甚急凡參  
佐治事須晨入暮歸公曰吏奉公無曠不得恤其私  
情未安也欲移病去使者重其節使按事他郡蒲去  
乃還終不為屈檢法官倚文生事侵詆府屬嘗語人  
曰萬一案牘出入不當法意必摘聞上公寄聲謝之  
日律令餘事爾輕重自有理何至失人如以出得謹  
無悔也府有疑獄公出力平友人謂不寬亦不自為  
功資政范公百祿繼至每付以綱紀公才高尤務  
大體嘗請於范曰府所以督縣也令偷脫避事屢求決  
於府府為追呼以擾鄉部是守常代令治也當戒諸  
邑各事其事毋故不警以自幸更有罪移令痛懲之  
范行其言境內大治以通直郎通判保德軍 皇帝  
即位以恩轉奉議郎賜五品服遷承議郎通判永寧  
軍民有訟財者躁狼失辭當置于法公命易牒責具  
償以出是時河北方更制樓櫓公獨請樞府願少緩  
期責庶蓋堅夕遷朝奉郎大觀元年年五十四上書  
請老乃以本官致仕公少有大志剛梗喜有為欲卓  
卓自見於世嘗上書論河東轉輸使糴利害皆天下  
大計於書無所不讀論歷代治亂纒纒不倦至古人  
氣節不撓處輒抵掌歎激為文渾厚敏給雅自好亦



不苟作撰南郊大禮賦典麗雄富人皆稱之嘗有郡  
太守喜文士登樓燕集曰快哉此風屬公聯賦辭氣  
警拔一坐盡傾終身不求人知以義自信雖聲齟不  
合裕如也所以遊皆一時名卿交口稱薦宜備獻納  
退處閭巷不登公門不道官府事客至酌酒賦詩隨  
意取適悠然終日退而窺其私則蔬食不充不以為  
病王氏寡姊寢疾累年以亡奉養送終無一不具又  
買田以活其孤中外有不能自存者多賴公以濟  
八寶覃恩遷朝散郎又詔許致仕官得再仕公諸欲  
強起公稍治資產以託身後公曰吳氏世清約自文肅

公貴未嘗買屋以居独有故書在乃亡業田也食於  
斯足矣不然徒為人書券尔性至孝自奉甚薄祭享  
之具尤務豐潔晚年不堪事必扶力薦酌率子弟執  
禮唯謹同時僚友多在高位未嘗叙契濶有就見者  
送迎如平日或謂其太簡公曰彼以知我故來今吾  
亦故吾也復何貶焉忽夢文肅公告之曰汝眉目疎  
秀陰德在人已而得疾即以後事飭諸子且曰先公  
有大功于王家不幸年不得下壽小子庸弱不能昭  
發緒餘苟免罪戾而遇先公之年瞑目奚憾疾再閱  
月起居如平生至斂手足不乱以政和四年十一月

戊寅終於正寢享年六十一五年正月丁酉葬於東  
阿縣魚山鄉孟柵村文肅公之兆次公有文集二十  
卷室人呂氏先公五年卒賢而有祖法公所恃以為  
助矣多矣八男子紹京兆府法曹叅軍早卒結將仕  
郎繕文林郎給通仕郎綱緬綜續一女適射洪令張  
子定孫男女十有八人公善教子簡嚴有法度結給  
繼以經術擢第繕綱綜貢辟雍其余子與孫皆幼有  
立余嘗聞自昔有陰德者必得其報至高真門以待  
信不虛矣公之餘澤固未艾也將塋結以狀來銘為  
之銘曰

士以學行志則愛日不謀其身維以始卒我車既堅  
服馬云邁中道而休亦保我載有德在人而命不厚  
惟德不亡乃自為壽譬彼嘉谷既種其實生之人生  
百世之食有著子孫克配其澤山回水長於此歸魄

傳主簿墓誌銘

君諱思齊字至之遠祖良弼仕唐歷沂州刺史其先  
清河人皇朝初遷徐州豐縣又遷單州魚臺今為魚  
臺人曾祖贍教授鄉里祖圖隱居喜浮屠學父永錫  
以治產起家三世皆不仕君永錫之次子也樂易有  
常行好義甚薦與人久而益親人以善事歸之會河



決澶淵經費未給君曰賦畝不忘君卜式獨何人哉  
因輦新芻千萬願濟其役朝廷嘉之授太廟齋郎調  
劔州梓潼縣主簿以母老無壯子弟就養不赴未幾  
母卒號毀屢絕幾不終喪服既除或勸從仕君曰家  
世仕族不幸緒業中墮轉而為民吾志學無所成且  
復孤弱無力起門戶歲時徭賦吏作威特檄詬呼當  
閔不置竊恥之今日舉手板長楫縣令史過庭下無  
或睥睨子弟去丁籍免給事公上自幸多矣不願仕  
也家居無奔走自効猶能坐里門勸人為善裨風教  
萬一無苟也元豐間大河復溢橫流入東部邑有舊  
防連絡數十里吏玩不治堦缺非一水將至居人大  
恐編木浮甕逃死甚急君部家僮數十人荷畚鍤號  
之而趨從者如雲面水衝立舉杖指呼人百其力不  
數時完塞隱然無虞脫良田數千頃老幼遮君拜道  
上曰微君之賜廬舍家墓盡為江湖吾將鼓鬣而游  
矣願以功聞上君曰守望相助不敢不勉今日之幸  
天也吾何預紹聖間將舉大交襄事考卜既宜而地  
並山行徑窘澁方秋成不敢輸民田出入父老知之  
遽諸君曰同社小人飲君之惠為久今遠日將至不  
能委拱把粟為稅娶除道是無義也惟便宜自擇復

戒僮奴曰異日無得縱風馬牛踐堽域百步無得輒入中林彈射至今松檟修鬱過者曰此必付氏阡也合大門百口資產稍丘不必豢養敗子孫即所居闢十數楹左右圖史命布席危坐執經誦習以厚隨計上玷奏藉一名歸過閭巷吾當以一尺之面見鄉人此其志也邑人不甚喜儒患無以倡之距居數里有馬先生祠之人莫知其為東漢融也君齋潔汎掃且樽俎躬薦獻羅諸兒拜庭下觀者如堵退而嘆曰先生以高才博洽為世儒宗今弊里獨無其人患不為爾後生間之競警激日奮事業嶄然自見者多矣奉職和育大理少卿王振姑之子也幼孤母老窮不能活振移書託君君為治居室料理生事衣食以給育既長以女孫妻之賓州從事王汝輔弟之夫冒瘴死旃殯道傍久不歸骨厚資遣其行子萬里扶柩以還四方遊士聞義而至者授館餼如在公府舉已著堂上如集鳧鴈有所假求不以厚薄無倦窮冬大塞羸羸老行乞顛踣衢路為屋收之薪火初絮糜糗飲藥人與之足歲得活者幾百人晚益聚書好省客飭庭榭茂林修竹日涉成趣酌酒笑語無虛日天章閣待制李公師中自汝往來屢從宴飲嘗有詩曰門無俗



客盡清陰家有藏書敵萬金益稱其雅尚戶部侍郎  
馬公點與君同郡平昔甚歡既貴君不為俯仰相遇  
如布衣時後其子以訃聞馬公歎曰自爾輕施重義  
樂於為善與人無間不易得如此人矣治門內謹約  
束無寸紙一辭千縣令與人情義明白人亦不忍欺  
鄉鄰有鬪訟先質於君判可否為解譬以理徃徃毀  
牒而去嗚呼信可謂一鄉之善士矣元符三年九月  
三日以疾終於家享年七十七娶宋氏先君十三年  
卒男六人偕舉進士攸將仕郎德州司理叅軍伸鄉  
貢新科明法侷左侍禁你勅賜青州助教侷鄉貢進  
士女六人長適宣德郎吳彥次適鄉貢學究閔友直  
次適進士李袞次適進士李郊次適通仕郎陳士次  
適登仕郎向沅孫男十人激洵涇洙深漸洳沂海洞  
皆舉進士孫女十人皆歸士族曾孫十三人尚幼德  
善之報方逶迤行未易量也將以政和四年七月十  
二日塋于魚臺縣高平鄉東單付之原侷以狀來乞  
銘于予為銘曰士不苟作或以見已所願既薄求可  
而止善也反人何必曰仕身則不羈惟後人之祉

呂正臣墓誌銘

君諱規字正臣世為兗州萊蕪人曾祖日新故任駕

部員外郎祖旬教授鄉里故不仕父攷故任淄州司  
法叅軍妣楊氏居性嚴重簡默若不可親者人樂與  
之交事父母盡愛以順得其兄內外無間言博學士  
約文專記誦務曉大意此所聞大概嘗為人稱重者  
竊考其狀叅以本末信乎一鄉之善士也司法君棄  
養門內畿百口飲食被服滋宮一日兄弟合食堂上  
議所以託君獨進日斯事不敢以詒兄憂請任其責  
稍經理生事異日糊口四方棄廬舍去墳墓妻子流  
散復何面目望魯東門乎乃募工徒斬木鼓鑿制器  
利用視他工尤精家人入予一已獨予三人出取三

我獨取一凡東州之人一農一工家禦其器皆呂

氏作也會官議收權君盡其齊量作程利害羸約一  
切并歸之語其族曰吾家世儒學非殖貨者方禍至  
艱急日計不支倒行逆施何暇擇去就昔一疏食全  
今魚肉矣昔歲無禍今重裘矣祭祀以時嫁娶如禮  
賓至有館有餼可以言義時也不尔使後生輩貪得  
爭利挾氣犯法前日之積正為獄吏賢尔因大劈館  
舍要致一時名士與羣從溝以經術講習稍預鄉舉  
鄉人貧病不能出門戶婚葬失其時四方遊士顛頓  
道路不得歸力振翼之一日恐得疾子弟左右侍告



曰汝知所學又知所以為善矣美名高爵行可自知  
吾少也困賤事為力不暇此幸捷遲田里庶幾見汝  
輩冠蓋入吾門時有顯者來死布衣無憾嗚呼歲不  
我與吾今往矣東臯有黍亦既上播之汝食汝收惟  
力無惰元符三年五月十八日終于正寢享年四十  
八君先娶王氏兗州朝散郎天錫之女先君十一年  
卒繼室閔氏濟州承議郎仲約之女男三人長曰黃  
中秉義郎前淄州長山高苑兩廷檢次早卒次師中  
縣學生女二人長適郡貢武士孔盤次適鄉貢進士  
梁元忠孫男二人曰澄曰溥孫女三人在室政和六

年十一月十三日塋于萊蕪縣朱郭村孝婦原中來  
乞銘其墓為之銘曰

士不世官或窘家食養祭不供惟子之責厥初難憂  
承父之蠶我幹我謀乃復用裕數粒量帛不資其餘  
他人阨窮溫飫與俱好義則榮知足不辱磨之友師  
俾自求福富貴利達天寔為之詔爾後人亦既消詔

宋故益州路諸州軍水陸計度轉

運使直史館護軍賜紫金魚袋贈

尚書工部侍郎李公神道碑

公諱其子系出隴西成紀後為齊州金鄉人曾祖某

祖某襲儒服恬晦不仕父某間居讀書教授鄉黨子弟無求於人：敬其有德累贈度支郎中公即度支之長子也幼聰警篤學有大志初七歲日持一卷書置几上若有所思羣稚戲走不顧未晡已默記數百言或問之頗曉大意度支異之日大吾門必此兒也景德三年以明經中第釋褐為陳州司戶叅軍未幾丁度支憂終喪再調沂州沂水尉舉進士試禮部偶不如格公曰學行之上也安用虛名遂棄場屋以祖母喪去官服除授開封府考城縣主簿歲大飢朝廷貴尹擇良吏賑給尹狀公治行應旨公躬行饘粥授

病者以藥朝暮數問勞如其家人得活者數千人相率謝公曰父母生我能脫吾死者主簿也世為牛馬以償不稱感泣再拜公鄉間由是知公有仁術可用荐充大理寺詳斷官每議獄必平心定氣審閱數十然後麗法：一定恻惻終日得從輕議喜見顏色暇日一切罷造謁惟學不定容至相與論天下事繼：然忘倦皆愛其有廟廊之器而不知其為法吏也祥符中朝廷無事四方奏符瑞文王喜弄翰墨圖繪太平公作祥源觀賦夸麗詼詭放蕩排騁幾數千言而卒之以法度并奏疏以獻上喜納之改太子中書通



州判棣州知達州事並山無井負致良苦公破竹架  
霍泉注城中人不病汲尋遷萊州膠東之士喜誦教  
畧文義公名郡之秀民日與講解執經坐堂上者滿  
席因奏增歲貢朝廷從之自是萊之學者數倍他郡  
有大姦李翼挾賢長雄肆奪為不法陰拾吏短長掣  
其手使不得鈎摘一日潛縛致庭下件責其罪黥竄  
遠方人聞之舉手加額嘆公神明歲終考課第一撰  
天聖策要四十篇奏于朝其言感慨切直中事情願  
急世用五穀絲枲以治飢寒仁宗愛其才名試舍人  
院賜進士第改屯田員外郎提點成都府路州獄代  
返擢三司度支判官上殿賜金紫出為江西路轉運  
使夏賊擾邊調度方窘公以本道羨錢二十萬助軍  
費賜詔獎諭移淮南未行徒兩浙數月除成都路遷  
工部郎中直秘閣會雅州有巨獄墨稅數十人吏滋  
不決公夙駕馳險行五日至屬道已感疾至之日遂  
卒享年五十九公為部使者務從大体法苛急訊獄  
平恕不喜深致人罪而示已精明治財有本未嘗搯  
智數培克以斂民怨前後兩使蜀人狎其愛訃聞官  
吏慟泣居民為之罷市公以愷悌待物而處已莊重  
故人樂其易親而畏其不可犯荐吏幾三百員始疑其

濶畧無節後自州縣躡美官班：有名績時論稱其  
知人居家清儉不妄笑語不飲酒俸廩所餘不以入  
門內周之族姓之貧者而立嫁娶平生嗜好一寓之  
墳史有餘力必論事著書不以世不知自廢古今之  
治亂聖賢之出處強國又人治身修性其言易知與  
道同貫至于涉世應事得喪悲樂吟咏情性發于所  
感寬而不迫樂而無怨有古詩人之作焉凡論策章  
奏為卷若干雜文古風律詩為卷者若干櫝而藏之  
異日諸子白大人請治資產公推讀示之曰懷此待  
價利不背能行吾言當如吾不負汝後三十年子孫  
泄官行已皆有能名通朝藉者二為郎者三舉于鄉  
者連以文藝中第公之言益念一時名士大夫遊公  
之門者多在高位范蜀公鎮石公揚休皆布衣時從  
公講學後致身禁從為時名臣公獨奔走四方以死  
命也以某年月日墓公于某之原公娶扶風馬氏宜  
家有令德先公四年卒男四人長曰羣終國子博士  
次曰安郊社齋即早亡曰統右朝奉即知成州曰衆  
終右承議即女一人早亡孫男十六人公壽公度並  
終虞部員外郎公約監處州松陽縣高亭場公淵公  
裕舉進士公祐以進士中第萊州萊陽主簿皆卒公



濟進士出身隄州隄川縣尉公立公忠公才公敏未  
仕孫女十人長適秦州司理閻丘珪次適晁損之次  
適張斆次適卞之美次適劉師又皆舉進士次適廣  
濟軍定陶主簿崔翰次適隄州司法魯永安次幼朝  
奉君狀公行事求文于某晚進竦聞緒餘敢不從命  
謹考次先後為之銘曰  
士孰不學篁鼓淺聞富哉李公涵養有源取之其身  
經世道民器大用狹而感子言歲不我與遺諸子孫  
餘波渾淪仕學滿門左陽之西為公兆阡人望松檟  
正其衣冠死亦腐骨為其人若存命也不厚德名則  
尊始終業履有考斯文大書端首以覺後人

張純臣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仲原字純臣濟州鉅野人累世隱德不  
仕自君之父昂始應科舉以行義聞君生數歲學為  
文章時有動人語諸老先生多稱之嘗夜讀書不寐  
其母為起滅燭戒之曰汝父饒于財獨一男子當資  
取如意無自若君曰學在致祿將以顯親也願從其  
志既冠舉進士隨計上試禮部不中居家治館籛厚  
禮知名士問學日益高明父得疾累年晝夜憂不交  
睫既棄養盡哀毀瘠終喪不窺門內一日盡舍其科

舉所學慨然嘆曰祿不逮親吾將何求宜從吾所好  
即其居東南闢地種松竹中為大堂環壁架書邀致  
傳好論說終日時載酒相勞酒酣賦詩人競吐奇彈  
珠投壁磊落相射以此為樂人亦從之不厭也河朔  
大荒民流安委幼弱道上君患養于寧飲哺澣沐與  
吾兒等方春物色父母歸之餓者踵死枕籍相屬募  
人歛收藏以大家羅食物吊饗之名浮屠民用其法  
咒誦解袂以絕宗厲士貧乏無所依飲食居室隨所  
須必具間假求折券不問至有閱歲月不能去者敬  
勞如初平生好聚書不計所償掇拾數千卷指以示

諸子曰吾為汝曹得良產其利不貲非金石守無替  
汝力晉魏以來迄于今以詩名世者凡百餘家往往  
成誦至啟手足時口不能吟猶躡屣自喜所為詩謹  
五百篇刻意杼袖非一日故雅麗清遠多古人不到  
處嗚呼可謂一鄉之良士也元符三年五月十七日  
以疾終享年五十鄉人皆傷之將有治命語家人曰  
吾先君欲改卜高原葬我大父未幾寢疾泣以付我  
嘗恐奄忽負先君語為恨無窮不幸疾若逮今彌年  
甫畢大事若有神助死生命也又何憾焉娶錢氏武  
肅王之曾孫治內有法後君五年而亡子男五人曰



紳三班借職曰詢曰績曰綱鄉貢進士曰紹女三人  
長適鄉貢進士翟光弼次適鄉貢進士王彤一在室  
諸孫二十二人男曰彥輔彥忠彥正彥和彥遠彥常  
彥聖彥誠彥珪彥回彥覺彥臨彥能女九人並幼崇  
寧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于以村諫議鄉之原并  
錢氏祔焉從先兆也昔君之父就養子立無他昆弟  
遊膝下逮君年未四十子孫已十數人歲時拜堂上  
鴈鷺行進退士族相語以為盛事初間居不復筮士  
有相好者告曰君才過人冀及壯時拔身取高位何  
為泯沒閭巷笑而不答後鄉人去仕官奔走四方稍

稍重名爵憂憊疾亡老甚者顛頓流落殆不能活妻  
子君方幅巾林下嘯吟鷺晚較其利害得喪然後服  
君之高大又以貲其家獨君數散施寢失生事家人  
為憂益自信甚篤自君之卒子孫皆力學執經庠序  
者數人其一升辟雍為貢士借使昔日侈居養無一  
毫惠善及物士大夫過門不入後生輩無所睹聞靡  
靡怠惰至于辱身敗門戶不能如今日自好無疑此  
又知其賢于眾人遠矣將葬其子紳來乞銘于予予  
與君晚同場屋君之又又兄弟遊也知君尤詳為之  
銘曰

有美斯人兮好修  
館餼奉客日與遊  
起羸掩露吾隱憂  
十首不見東諸侯  
天寔抑之夫何尤  
前日種耘後日收

滔亡不願浮我舟  
圖書潤屋後世謀  
黃金禍人無久留  
從吾所好非所求  
有泉在淵滿則流  
魚岡之藏其可休

仁壽縣君蘭氏墓誌銘

夫人姓蘭氏其先開封人左藏庫副使宗道女嫁供  
脩庫副使木公封仁壽縣建中靖國元年十月十五  
日卒于寢舍享年七十一夫人性明惠遇事有識取

乎中義動有儀矩閨門內外雍容調一而無間言事  
其夫尤敬未嘗忤辭色木氏族大無世貴夫人既歸  
于其家婚姻之助出奩中物無一毫開啟踈服之貧  
者撫存尤渥不絕輒脫簪珥與之察其意得而後已  
供脩君方謀葬考妣不幸病且卒夫人曰人子之恨  
莫大于此使長夜不瞑者未亡人之罪也傾其麓為  
錢二十萬卜得其地于祥符縣栢榆之原奉姑舅以  
葬并其夫沒之負土徒跣以助封築行路嗟惻平居  
出納有度儉以自處冠婚祭祀飲食服用不謀于人  
而皆以時具仕者厲于官學者強于業女即其工婦



修其職眷愛之賤各運其勞而不知化嗚呼夫人之德可謂賢矣不幸長子早卒哭之甚哀寢疾累月越明年秋疾作如故召諸子俱致喪其親舉佛事衣食之制手自紉綴疾寢極告諸子曰吾嫠居守節幾二十年綱紀家事一日必葺惟恐貽乃父地下憂汝等方壯而立且復有子美吾順化無憾然克孝克和以續厥宗猶有望于汝也言竟而逝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舉其柩歸于供脩君之壙禮也子男四人長曰彥輔右侍禁監鄆州都作院先夫人卒次日彥國彥常彥弼皆舉進士女一人適右班殿直社士宣孫男三人曰詵曰諤曰說皆幼孫女六人長適三班借職路扶次適進士柴貽序餘在室余事夫人為小功尊而蒙愛尤厚知本末甚詳故為之銘曰

夫人之德寔母婦師內明外正不介以私于義能果需然克施孤嫠立家有養有歸所願既獲知死不疑木世風顯迨今則微惟德可作社祿具依尚爾後人勿替尔思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三十

墓誌表行狀五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壽安縣君卞氏墓誌銘

察推閔公行狀

趙知錄墓誌銘

張廣叔墓表

閔宗一墓誌銘

壽安縣君卞氏墓誌銘

夫人姓卞氏嫁為故比部郎中陳公仲孫之妻封壽安縣君元祐二年五月十五日以疾終其子以五年



正月十九日癸天人于齊州長清縣和平鄉千秋里  
潘封之原從比部公之兆前癸狀其行求銘于子曰  
其事為之銘曰卞曹叔後莊以勇聞壺晉侍中忠孝  
一門後家許昌仕宋滋顯震名能詩終督郵掾衣尚  
書郎咸太府卿贊計主漕以風力稱三世有庸善德  
垂裕是為夫人曾祖祖又夫人幼警姆傳不煩言動  
有度德容間亡母多子男獨保女厚孰無姬妾願得  
為婦求儷君子言十棊目鳳凰鏘亡盍歸子陳亡世  
大門屬有疏密揖柔惠恭好我如一治內有政如吏  
治官義不私己人無間言比部守綿民阻凶歲傾  
祿哺飢後日不絕請出匱具以收殆貧婦無外事我  
寧恐人旁孤無天覆護猶己冠筭聘婚備物如礼不  
幸中寡克艱于君四方田桑罔有孽牙率身布蔬  
履儉時力弗謀于親有祭有食以善教子亡不廢書  
論世辨物需然士夫感疾告終命諸子侍汝父汝承  
不惰吾慰壽六十九物數所難天胡嗇斯而不百年  
寔生三年惟燹家嗣為州掾曹少官蚤世度敏為吏  
今于須句唐孝友間始登薦書長女亦夭幼有良  
配齊之儒冠公輔周氏林亡諸係綽有令姿二女稚  
孩五男學詩陳氏之先餘澤未匱夫人緝之其後

必大清源之南休魄既歸邦人式瞻我母婦師里名千秋世籍厥祉亦既有孫亡復有子

### 察推閔公行狀

公姓閔氏諱某字某濟州鉅野人其先世見于歐陽文忠公所撰贈兵部侍郎曾祖某之神道碑祖某光祿少卿考某贈衛尉卿公少喜讀書未就舉以光祿恩補太廟齋郎主濟州鄆城縣簿臨政明速嚴約束不妄笑語吏持文書踈亡進退庭廡肅如也邑壤素膏沃屬歲大登勸民哀穀萬斛越明年旱災民不飢多賴公以活政京兆司理參軍故相晏元獻公以年位持重罕出治府事僚吏稟白遣親校報可否小人目緣紉閉中外擅移事莫敢與辭公庭叱之堅請入見目從容請元獻公曰朝廷倚尚書勲德鎮方面執事之吏欲日望風來承教命以布威惠今使之整冠斂版聽指顧于小校其如人望何元獻公曰微君孰教我翌旦語坐客閔君骨梗有識異日不可量遂薦于朝太師潞國文公經領旄鉞會邊邑小警須輕車數百乘期令頗急議者惶畏公以術致三日而足潞公愛其才每異禮之鄆縣有富民竄勝酗酒毆人知其必死紹里人張存日是嘗惡言詬汝今可逞存不察毆之致死縣索賊贖版存以告吏



受賕狂譽具其獄上于府存不能自明公測知之卒正其  
罪或有譽公者公曰出一人死非以逸陰惠但理官之責當  
如此耳治獄平反皆此類也遷光州軍事推官秩滿將改  
官坐簽書不當出雨資再調洋州觀察推官以治平二年  
五月十二日卒于官舍享年四十六始衛尉棄諸子婦人三  
性行嚴正躬自教率仕官皆有立公尤以篤孝聞衆兄卒  
事寡嫂盡礼婢止育其孤如己子族人亦不辨也在仕十年  
所至有教上官多薦其才若元獻公潞公彰德太師王公  
皆深相知不幸坎凜未究所施遽褫其壽非命也夫初娶  
孫氏繼室夫人任氏故叅政安惠公之姪孫男一女一男某

舉進士女適某官某孫男二人曰某曰瑀曰瑾

趙知錄墓誌銘

君諱滋字道卿其先趙之平棘之人後三世葬滏陽汶  
其族居焉曾祖昉太子中舍祖盛太子中舍贈都官  
郎中父祐殿中侍御史三司戶部判官以鯁亮通給為  
時名陳慶曆中棄養京師君年十二護其喪一婦毀  
如成人以侍御遺表恩授太廟齋郎起家深州安平生  
薄民力薄歲役河上多竄避違約束令教以累去君  
時并饒陽郡分人謂君少怯必敗事逮功休無一人私遺  
者歡乎波君以太守晁公仲約始器君為可用薦于

朝遷蜀州錄事叅君永康有重囚具獄上君疑其  
冤白守請勿治守怒曰吏敢以私意變獄耶君曰特  
不敢妄殺人耳會部使者始至引訊不復者君造前輒  
分明之叱君立庭下時天大寒故不問君徐曰奉法無  
狀願付吏以先屬部使者知不可屈出濫繫者三十  
餘人調淮陽司錄叅軍到官丁求寧縣君母氏憂遂  
家于下邳服除授湖州歸安主簿歲大水田里被害  
資藉高者安鄉白給得以時訴免常賦窮下轉徒失  
期會幸而復業里胥追貴如數君邀令行境上閱寔  
錄未免者請于州上達于轉運司使者罪令丞姑息

虧公上非法當勅時李公擇知州事喜君強直為君  
報曰縣為朝廷申惠澤不可勅竟如所請官滿授漢  
州錄事叅軍將行謂其家人曰吾老矣安能俯仰上  
官肩睫耶蓬廬豆粥以終天年吾所願也竟不行侍  
御公先塋滄陽負大河歲苦沮洳改卜于下邳新安  
里塋云吉歲月或逆未幾君得疾且有治命名諸子  
曰死吾所歸獨先壠未安恐終不得瞑無以逃塚訟  
汝輩勉之無吾罪翌日遂卒寔元祐二年三月二十  
九日也君四娶張氏孫氏晁氏晁為東州望族夫人  
即比部郎中仲淵之女以其家法治內甚宜皆先君



卒朱氏仁淑善安恤其孤男四人舉進士曰崇厚曰崇烈曰崇德曰世雄世雄力學早止崇烈大觀初以行藝貢為辟廱生後君十七年卒女二人長適進士朱訓次適進士朱仁美君幼奇穎通尤氏春秋博覽史傳務曉大意間為小詩以陶寫情性為人個儻明給內外洞度達人初未知一聽其言不復自外情臆赴人急難如救焚溺嘗以事抵京師繫舟河次夜聞哭而哀者訪之乃舡商載泉上供者河水五千日糧既絕行者不保皆竄取散去謂君曰吾非死無以塞責念家在遠鄉寄哀一別君聞之惻然曰倒無橐中冀得五百千可紓君之急勉自持廬社在目中矣商得之悉償于官遂以無罪去旅食安業坊舉子楊澤與君同巷流落不得歸有小人誣澤負百千訟于官拘守甚窘忽暮夜來歸君一見知非見窮者乃潛脫之與同載歸澤涕泣愧謝君曰吾非俠也特哀君之窮耳君自有命故吾謀得行吾何與焉後五年澤登丙科來訪君而已止矣水部郎王諤被召已促駕妻病亟將委其家以去告君曰吾兒弱萬一失所恃恐不能葬將如何君曰此吾責也弟行無恤數日果卒君時亦卧疾畱旬以往親為理凶事皆如礼遊士無

託每衣食之客至飲酒笑歌徹旦家事有無不問也  
嗚呼正色屈人好義能勇如君不可多得不幸無勢  
以行其志數見于里閭之小節然亦中材所慕簿夫  
鄙人畏而化者也崇厚將以某年某月日塋君于新  
安自侍御而下六喪同舉奔走四方以經大事余昔  
從君遊最久又喜君之有子也為之銘曰  
剛決不詭可以任大事振急如己可以惠百世天不  
携其志誰毀誰譽曰放以娛其窮于天而達于人者  
歟悲夫

### 張廣叔墓表

士困于俗習弊于蹇淺汨亡遂棄于常塗者久矣為  
能擇賢士大夫泛其所教篤好而力行之以自奮于  
一時亦豪傑之志也南陽張寓字廣叔世為徐州古  
豐人六世祖太子賓客諱延庶晉天福間徙居金鄉  
子孫家焉曾祖肅淳化中為監察御史敢言事以亮  
直聞未四十而謝事家居士論稱其高祖政隱德不  
仕喜飲酒尤工為詩與石曼卿為忘年交又孝綽累  
試進士不中聚書教子弟慷慨氣決輕施重義往來  
多顯人母杜氏豐縣令期之女繼室韓氏君即杜所  
生也五歲讀退之進學解再過成誦初志學極意墳



史兵部侍郎王公汾布衣時從先府君游館于其家  
每挾疑以請問詰有理王公竒之曰東州不乏名士  
此兒吾所畏也縣令河南李公育博洽能文有盛名  
于時君執子弟禮日造其門求所以學古為文之要  
李公曰君子學以致其道出處則有義命存焉司馬  
遷劉向楊雄制作之淵源也思則得之君踐服其言  
造適益遠矣既冠四預鄉書連服內喪十年不得隨  
計紹聖四年春御試賜進士出身未調歸省屬幼弟  
卧病親省方藥調飲餌不暇食息惟恐貽親憂未幾  
告卒君曰吾父年益高不幸有愛子之傷安可去庭  
闈自今不渡言任矣暇日負几杖奉版與周覽家園  
為具有醴名賓客行觴賦詩君雍容曳綵衣庭下再  
拜為壽鄉人榮之一日府君曰老人之情重去鄉里  
懷婚友笑語汝能盡孝以致養所樂多矣汝不聞得  
祿逮親古人所喜使吾坐官舍食太倉粟霑息上餘  
賜時見貴人來知教子之報亦自幸也君始有赴調  
之行既及國門感疾而卒享年三十五几鄉人之嘗  
與交士大夫知其名者矣莫不傷之娶吳氏定州法  
曹靖之女男一人曰芻好學有立志女孫一人以元  
祐七年七月十二日葬于金鄉縣進樂鄉白茅村之

原君性明俊外晦詳整自重不妄取友論古今從容  
中理文辭簡潔不求富艷二三讀益見微意施于事  
業未易量也嗚呼崑崗有五其大盈尺可以礼上帝  
降福祥追琢既成俄折隋地一歎而置天之生物果  
何如哉此非人之所可知者若夫器質文行之美則  
余能知之敢表其寔以諗來世

### 閻宗一墓誌銘

閻氏世為鄆人自六代祖實佐唐莊宗取常山以功  
封太原王周廣順二年改鄆州之鉅野鄆城為濟州  
今為濟州人濟之諸閻皆王後也君諱某字宗一曾

祖某光祿寺少卿祖某楚州錄事參軍父某宣德郎  
致仕公少聰警特立讀書能強記人與論事或不中  
理遽面質之問詰不少屈嘗謂男子之志事無雜者  
自斷不疑可也治平間朝廷以詩賦造士學者或因  
于所習君方從師授教律竊笑之曰此女功組織之  
事耳試操筆為之點綴百餘言皆浏亮中節終不甚  
好也性至孝就養唯謹家事巨細經強給不見所闕  
有所須必時至門外之親間有變故不以告惟恐傷  
其意少有疾或遇事不悅左右俯仰問省調適必起  
居如常時歡然笑語然後旁顧却立移就食息里人



稱之凡三試禮部不中元祐五年始擢進士第授濟  
州鉅野主簿先是宣德君有別業在滏陽晚年尤寄  
意泉石曰卜居焉雖得其好而墳墓之國未嘗忘也  
君既歸賀者塞門置酒堂上奉觴再拜曰不肖子違  
負慈訓淹致養之日幾二十年危得一命初官有日  
將奉版輿東歸志願足矣敢上千歲壽惟大人無辭  
坐客勸侑相屬宣德君意甚歡徑醉觀者指日榮之  
某月日將赴宮感疾甚亟顧謂從子闔曰命也奈何  
汝既知所立矣無墮吾志二子孤弱為我教之無使  
不類吾死無憾後幾日卒里人聞之匍匐而至皆前  
日之客也既傷君之不幸又復念宣德君之憂無已  
也哭之甚悲嗚呼斗升之祿未能供一朝之養而七  
十之老反有哭子之哀天之施報復何賴焉雖然陰  
陽之理各生于所極不甚廢則不甚與勝復之道也  
君既有子矣為善之力竟將誰歸娶某氏男某某皆  
舉進士以某年月日塋公于某鄉闔來乞銘為之銘曰  
盡孝以事親錄未及酬而殞厥身誰其尸之為此不  
仁尚克有悔以貽後人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書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書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書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書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書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書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書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書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書





